

來哥情響鈴間山

（馬來亞） 赤 揚 著



香港 新美圖書公司 出版

來哥情響鈴間

（馬來亞） 赤 楊 著

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山間鈴響情哥來

(馬來亞) 赤揚 著



香港**新美圖書公司**出版

序

本書於付梓前夕，作者赤揚同學便囑咐我給他寫篇序。起初我以為他是說着玩的，當時我也很忙，所以我並沒有表示什麼。後來，他又再三向我提起這件事，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，我只好答應他試試看。

赤揚同學的雅意，委實使我「受寵若驚」了。可不是嗎？我既是一位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，又是一個對文藝缺乏修養的年青伙子，怎配來寫序呢？

也許赤揚同學對我特別偏愛，雖然經過我的婉却，然而他還是堅持他的意思。誠意難却，只好寫下幾行不算是序的序。

以我所知，赤揚同學起初是寫散文的，後來又寫書簡，最近才開始寫小說。收集在這個集子裏的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，可以說是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說。

他的文章就如同他的為人一樣，用「行雲流水」來形容他的文章風格是最適當不過的了。他的散文和書簡，文字華而不艷，文筆簡鍊流暢，字裏行間洋溢着年青人的熱情，

文句鏗鏘可誦。至於他這篇中篇小說，主題健康，情節輕鬆有趣，人物的形象鮮明，故事的發展有條不紊，更是令人喜愛。

他還很年青，又是個熱愛學習的青年，前途是未可限量的。只要他肯虛心學習，肯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的烘爐裏鍛鍊，肯深入到生活的底層去，多觀察，多體驗，那麼，毫無疑問他是可以寫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。作爲他的摯友的我，正熱情地期待着他的更多、更好的作品的誕生！

艾陽

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子夜
於馬來亞居鑾紅土山

說幾句話

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是赤揚的處女作。

赤揚是馬華文壇上一個年青的文藝工作者，幾年來，他熱情地在馬華文壇上努力耕耘，在「馬化」的口號下，他以「綠窗寄簡」的寫作形式，討論了許多「馬化」的問題。這次將數年來的新舊作編成專集，並將最近完成的一篇中篇小說：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，一併收集在這部專集裏。因此，本書可說是他數年來努力耕耘的收穫。

作爲一個馬華文藝工作者，生活在高礮雲霄的椰林底下，享有那「萬果之王」榴槿的芳香，面對着別具一體的浮腳樓的馬來風光，作者有義務通過筆端，將這些事物描繪出來。在本書裏，我們可以嗅到濃厚的馬來亞土地的氣息。

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的出版，先不論其作品的素質如何，在這出版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，赤揚能將他數年來耕耘的結果收集成冊，擺在讀者的面前，這種精神已非常值得鼓勵。

至於本書中所收集的作品的技巧如何。它擺在讀者面前，讀者自有公評，根本用不着筆者曉舌。

赤揚的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付梓之前，曾向筆者索序，筆者不敢以此稱爲「序」，只好稱爲「說幾句話」好了。



草於六一、十、九，馬來亞居鑾。

目 錄

序

文陽

卷首

說幾句話

采人

卷首

小說

山間鈴響情哥來

一

膠林嘩啦啦地響着

六二

書 簡 (綠窗寄語)

讓青春更活躍些吧

六九

心語、生活、創作、往事

七三

把握現在，創造未來

八一

在學習國語的浪潮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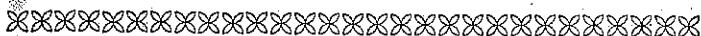
八五

河岸上的橡膠樹

九〇

月圓人未圓

九七



在那白雲下

在春的綠波裏蕩漾

散文

南方的草原

山村之晨

紅土山之戀

鑾河戀歌

放風箏

鷹的故事

星的頌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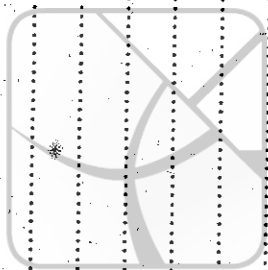
在南大人工湖畔

希望

歌，歌手及其他

遍地鮮花開

後記



一〇三

一〇六

一一〇

一一四

一一七

一二〇

一二二

一二四

一二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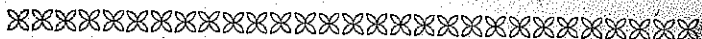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三〇

一三二

一三四

一三七

一四〇



山間鈴響情哥來

八月夜晚的天空沒有爽朗的明月，只有幾顆星星，疏疏落落地在閃爍着微弱的光。一陣陣清幽溫柔的風，吹過了八月的山村，又轉向濃郁翠綠的膠林那方吹去了。

八月的山村有太多的憂愁，太多的不幸，一樣過去了，接着而來的又是另一樣，使人不敢去想像，更使人不敢去尋求解決。

一

這是八月裏的一個夜晚，一位個子消瘦、年約二十左右的青年，左手拿着幾本書，右手拿着一把電力微弱的手電筒；以一雙患上了深度近視的眼睛，在山村那崎嶇曲折的小徑上摸索着。他就是李輝揚，是山村××國語①夜學班裏的一位學生，白天他是在離

①指馬來語。下同。

山村數里外的一間華文中學裏唸高中的。他對學習國語懷着滿懷信心；所以每一晚當夜學班放學了，他都從這條小路回家，這幾乎已成爲一種慣例了。

今晚，當他將走近一條狹窄的小橋時，突然聽到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。但他並不感到驚奇，因爲村裏的一些青年，經常都坐在這橋的欄杆上談到深夜的。

「輝揚，這麼夜才回家嗎？」一個坐在左邊欄杆的青年問。

「不，每天都是這樣。」輝揚認不出問他的那位青年是誰，祇是低聲地答道。他越走越近了。這時，坐在右邊欄杆上的青年也不約而同地問：

「輝揚，不玩一會嗎？」

「也好。」說着凝視一會。原來最先問他那位是「抒情詩人」楊柳青；另兩位是林一雄和王自明。

「幹嗎？這麼夜還在這裏擺龍門陣。」輝揚接着問。

「哈哈，輝揚，告訴你，我們發現了一塊『新大陸』啦！」柳青很神氣地說。

「什麼『新大陸』？」輝揚懷疑地問。

「慢慢來，『新大陸』既發現了，慢慢才開墾還不遲呢！」

輝揚見柳青老是繞圈子，不耐煩地正想離開，柳青又急急地喚他回來：

「輝揚，你真的想知道嗎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！」

「……風吹來了一片雲，」柳青吟了這麼一句，再說：「輝揚，難道你還不能體會這詩句的意思嗎？」

輝揚仰望天空，只見寒星數點，哪兒有雲呢？真是荒唐，便搖搖頭說：「不能。」
「這就是說，我們村子裏搬來了一位美麗可愛的姑娘。這不就是新大陸嗎？」林一雄解釋說。

輝揚不答腔，只是笑了笑。

「對了，一雄猜對了！輝揚你可知道，有一天我從她家門前經過，還向她唱了一首馬來『班頓』呢！我還記得是這樣唱的：

東走走，西溜溜

Jalan-Jalan, Sa-panjang jalan,

人家籬牆外面來停留。

Singah-měnyingah di-pagar Orang.

假裝在把母鷄找，

Pura-Pura mēnchari ayam,

兩眼却把閨女瞧。」

Ekor mata di-anak Orang.

「結果呢？」輝揚問。

「結果嗎？哈哈，結果當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囉！」柳青以手繞着圈子說。

「哈……桃花運，我們抒情詩人的桃花運可不壞哩！」王自明笑着說。

這時，山村裏一切都很寂靜，久不久的傳來陣陣狗吠聲，河水淙淙地流着，浮蕩着片片笑聲。這說說笑笑的一羣，不久就星散了，只剩下一座空空的橋。

對於柳青、一雄以及自明提及的那位姑娘，輝揚是清楚的：這是一位山地姑娘，輝揚認識她不是近來的事，而是幾年前的事了。不過幾年不見了，幾天以前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他又重見這位姑娘，真可說是「千里姻緣一線牽」了。

她姓陳名玉華，幾年前，玉華正好唸初中，而玉華也就是輝揚的同學，而且是相當要好的同學。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，玉華初中還沒唸完便退學了。這帶給輝揚心靈上很大的打擊。還好，他們之間的卿我關係還是處在初期。經過了一段短暫的歲月，以往的一切早就像葉子一般隨着流水消逝了。

前幾天，在一個放學後的下午，天氣熱得迫人；輝揚坐在巴士車上，就好像坐在蒸籠裏一樣，他一面翻讀着當天××報的文藝副刊，一面又在拂着涼。

「媽的，這麼久還不開車？」輝揚心裏在詛咒着，再看看腕錶，便全神貫注地閱讀

下去。

「請問，這副眼鏡是你的嗎？」坐在輝揚後座的一位少女，帶着銀鈴似的聲音問。輝揚聽了，順手摸一摸袋子。奇怪！眼鏡真的不見了。因他的眼鏡是經常掉的。而每次掉了，又輕易的得回來。但是，例外的是這次却是一位女乘客拾回給他，這在輝揚心裏的感覺，不知是怎樣的味道。他忙放下報紙，翻過臉去，伸出了一隻顫抖的手，接了眼鏡不好意思地笑笑說：

「小姐……謝謝你！」稱人爲小姐，這在輝揚還是第一次。

「你……你太客氣了。」她說。

那位少女的一舉一動，以及她的口音、臉孔，輝揚都覺得有點熟悉。他在想着，車在走着；但始終再也不敢翻過臉去看個清楚。直到輝揚下了車，再仰望車上，但那位少女已不在原位了。誰知她也是在這裏下車的。

這給輝揚帶來了一種新奇的感覺。他在懷疑：難道真的認錯了嗎？不，不會的！他放慢了腳步，等待着那位少女趕上來。他鼓起了最後的勇氣，回轉過頭，輕輕地叫了一聲：「陳玉華！」他生怕叫錯了人，焦急地等待着那少女的回答。

「哦——你是誰？你怎會認識我？」她懷疑地，露出了驚喜的表情。

「玉華——妳真的叫玉華嗎？還好，我不會認錯。」輝揚捏了一把冷汗，感到額外欣喜：「我……我叫李輝揚，妳還記得嗎？玉華。……」

「李輝揚？……」玉華不答腔，心裏暗想着，豐滿的臉孔上，一陣陣紅了起來，她想起往日和輝揚的交往，內心越發難爲情。

輝揚瞟了玉華一眼，鎮定地問：「玉華，怎麼？妳真的不認得我了嗎？」

「不，認得，只不過幾年不見，生疏點罷了。」玉華答道。她沉思了一會，然後問：「輝揚，你患上近視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不祇患上，而且度數很深呢！」

「怎麼不掛上去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！在山村裏出生，在山村裏長大，一掛上眼鏡，不教村裏的人笑脫了牙才怪哩！」

「這是你說的！」

數年不見，在輝揚的眼中看來，玉華在外形上、態度上都改變了許多。但是，關於玉華爲什麼退學，他還不敢問起，當然他是很想知道的。而且，他更想知道玉華爲什麼會到這裏來。

「奇怪！爲什麼你會來這裏呢？」

「我搬來這裏已好幾天啦！真想不到你也住在這兒。」

輝揚想了想，他明白了，便很堅決似的說着：

「妳要來這裏買新芭？」

「是的，你怎會知道？」

「那怎不會知道呢！近來村裏來了許多陌生人，都是來買芭的。」

玉華微笑着，點頭稱是，並問：

「輝揚，聽說芭已燒了？」

「燒了！你的芭幾號？」

「八號。」玉華說着，接着問道：「你的呢？」

「真巧！我們的芭場相隔不遠呢！我的是十一號。」

幾年的朋友，一旦相見，談來滔滔不休。最後，輝揚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問：

「妳家在哪裏？」

「在村子的北邊，我記得距離我家不遠，就是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的住家。你認識他嗎？外表看來似乎是個知識份子，我第一天搬來，他便從我家門前走過，並且還唱了

「一首什麼鬼歌。」玉華有點生氣地說。

輝揚想了一想，露出了會心的微笑。他知道，那一定是楊柳青了。連忙答道：「認識的，改天我去教訓教訓他！」

玉華聽了，覺得輝揚太有點那個，他的性格似乎變了。從前他是個沉默的青年；今天却變得健談極了。這在玉華心裏，却深深地埋下一層喜悅。

二

八月，這個紅毛丹熟了的日子，使人想起這甜美的「南洋荔枝」，使人們對熱帶風情激起了戀慕之情。

每一年，在這詩意盈然、紅毛丹熟滿枝的日子裏，輝揚的心的確比平日來得歡騰。同時，村子裏也有着不少青年，一樣的響往着紅毛丹園。他們往往一大羣的在紅毛丹樹下，毫無拘束似的笑心裏所要笑的，說心裏所要說的，唱心裏所要唱的。

綽號稱「抒情詩人」的楊柳青，擁有一個約五依吉（畝）的紅毛丹園。每年，他都很熱情地約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到那裏去玩，和嚐嚐免費的紅毛丹。當然，和柳青頂要好的輝揚也是當中的一個。

在一個週末的上午，輝揚想起了這難忘的回憶。一放了學，便乘了那架「老爺」腳踏車，迤邐地穿過了山林曲折的小徑，找柳青去了。

他的心似乎開了花，結了果。他是個年青人，愛情給他帶來了一種神祕的感受。自從數年前，玉華在他心湖裏激起第一個愛情的微波後，他還不曾對第二者發生興趣。何況，幾年不見玉華，如今萍水相逢，更是值得慶幸。

一路上，他安排着：先找柳青，然後再找玉華。他想：當他見了玉華時，第一句話該說些什麼？他應該更進一步的了解玉華，以及增進和培養兩者之間的感情。

說到楊柳青，外表看來的確有幾分詩人風度：白白的臉，瘦瘦的個子；舉動文質彬彬，慢條斯理。說起話來總帶着幾分詩意。而且，在他的書房裏，詩集、稿紙一大堆。有時，也塗幾篇抒情詩在副刊雜誌發表。因此，同伴們便給他取了一個「抒情詩人」的雅號。

每當人們這樣叫他時，楊柳青祇是笑了笑，從來不會流露出一絲驕傲的神色。

只要一空下來，柳青不是看詩集，便是寫詩稿。有時，當精神上感到疲乏了。總愛凭着窗櫺，向綠色的遠處凝望；詩興來了，便又伏案塗寫，由習慣慢慢便形成自然了。

這天，柳青已寫完一篇詩作，正想修改騰清；舉目一望，見輝揚笑微微地、踏着脚

車，顛顛簸簸地來了。

柳青是好客的，輝揚還沒撐好腳車，他便搶先說：

「輝揚！你來得真巧。我正好有點事麻煩你。」

「什麼事？只要能力上能做到的我一定盡力幫忙。」輝揚爽快地說。

「一定能，很簡單的。」

說着便走進了廚房，端上了一杯剛泡好的熱茶。

「哎！這麼客氣幹嗎？」

「哪裏，哪裏！」

滾熱的茶，正嫵娜地冒着煙，輝揚慢條斯理地，端來喝了一口，便又放了下去；活躍的心在飛翔，因為近來心情上與往日不同。

「柳青，你忘記了嗎？剛才你不是……」

輝揚還沒說完，柳青便插口說下去。

「……不，沒什麼。今天早上我塗了一篇抒情詩，請你提點意見。……」

柳青流露出滿臉謙虛的表情，說着便翻呀翻的翻了出來。

「『山地姑娘』，好漂亮的標題呵！」輝揚讚賞着，再接着問：

「這詩寫什麼？寫誰？」

「很明顯的嘛！一看便曉得。」

輝揚點了點頭，一面微笑，一面吟誦：

在紅土路的那邊，

搬來了一位美麗的姑娘。

由於青年們天天談起，

她的姓名早記在我心裏。

「好詩！好詩！」輝揚讀了第一段，便驚奇似的問：「柳青，你所說的那位山地姑娘，就是那位在橋邊所提起的那位嗎？」

「是，就是她了……」柳青停頓了一會問：「昨天，林一雄到來，他說你早就認識她是嗎？」

「他怎會知道？」輝揚奇怪地問。

「鄭小鳳告訴他。」

「鄭小鳳告訴他？」輝揚心裏暗問。不錯，鄭小鳳是認識玉華的。因為小鳳的爸爸鄭威就是處理割賣芭場的。誰若有意要芭，就得和他接洽。所以，第一天玉華和她的爸爸、弟弟到鄭威那裏割買芭場時，小鳳很誠懇地招待他們，並且還和玉華談得很投機呢！

於是，輝揚感到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隱瞞，便直情地說：「是，我早就認識她了！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幾年前。」

「我們真想不到。」柳青在怪輝揚：「你實在也太不該，為什麼不早說。」

「……」輝揚不答腔，只是一笑。感到柳青委實太多情了，難怪每一篇詩作都洋溢着感情。

壁上的掛鐘低聲地敲了三下，好像一位失戀的青年，在痛苦地歎息着。輝揚那患上深度近視的眼睛，吃力地看着鐘面上的數目字。又若有所思地問：

「柳青，今天不去紅毛丹園嗎？」

「不，我已托人看管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王自明。」

「是了，我一時想不起，你的紅毛丹園正好和他的相連呢！」

「不過，晚上我就得去走走，爲王自明壯壯膽。」

「明晚去嗎？明晚正好是中秋呢！」①

「去的，你也不妨去玩玩。」

「我早就有這個意思。」輝揚思索一會再說：「叫玉華去好不？」

「玉華？誰是玉華？」柳青莫名其妙。

輝揚也忍不住的笑了出來，接着說：

「想來真妙，談了大半天，還不曾告訴你那位山地姑娘的姓名。她姓陳名玉華。」

柳青「阿拉」的感歎一聲，並同意輝揚的意見。

「很好，那太好了。這麼，你可得介紹我認識囉！」

「那自然。可能的話，也叫她的弟弟以及小鳳、一雄等一道去。並且帶些花生、汽水、月餅去，以便開一個小小的月光會。」

①中秋紅毛丹本已過時，但一個大紅毛丹園總有一部分遲熟的。

「好的！一切由你計劃。」

三

九月的山村是活躍的，它代替了八月的寂寞荒涼。九月的月亮很明朗。九月在農曆正是八月中秋。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」，一點也不錯。年青人能夠多晒月亮^①是幸福。不過，這幸福得要自己去找。

在明朗的月光下，這找尋幸福的一羣，歡樂地在果園裏舉行一個小小的「月光會」。今晚，輝揚笑容滿臉，換了平日那苦悶的表情。不然他是不會犧牲了一晚「國語」學習，而參加這野外「月光會」的。

再說玉華，心情更不同了：自從K山城搬到這裏還不上一個月，臉色越來越好看了。在她的想像中，這裏的青年都很熱情，有互助心。在這不協調的日子裏，只有勞動兒女才會了解勞動兒女的痛苦。實在，她是帶着一分苦悶而搬來這裏的，而今晚在年青一羣的歡笑中，這份苦悶總算減少了一部份。

①晒月亮——即情侶月下談愛之意。這可說是繫帶青年男女的專有詞。

他們在商討着，準備找一塊平坦且寬闊的空地。最後，柳青提議道：

「我看還是到王自明那裏玩更好。因為他那裏除了紅毛丹園外，還有椰林；這樣才是名符其實的月光會。大家有意見嗎？……」

「我讚成！」輝揚說。

「我也讚成！」小鳳說。

「我更讚成！」玉華也說。

林一雄却默默不語，也在沉思着。然後向大家解釋着：

「不好！你們知道王自明是個怎樣的人？他自私，不夠朋友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柳青似乎不信。

「記得有一天，我以老朋友的身份，想到他那裏玩玩，和嚐嚐免費紅毛丹。誰知，他只採了幾粒不酸不甜的給我嚐。這時，我便自己動手採，他却忙阻止說：那一棵生蟲，那一棵又有蜂窩。」

「不要緊的，紅毛丹由我這裏採去，我們只不過借用他的椰林，順便也請他參加一份罷了。」柳青說。

「雄點頭表示同意，事情終於解決了。」

小鳳和玉華手上都拿了一抽抽的紅毛丹。由柳青帶領着，跨過了一道小橋，再朝向自明的果園那裏去。在明月底下，幾個黑影在蠕動着，樹葉發出「唏唏沙沙」的響聲。「誰呀！是不是柳青？」自明聽到了「唏唏沙沙」的聲音，忙走出了小茅屋，拿了手電筒照了一照說。

柳青高聲應是，說明來意，並介紹玉華給他認識。自明雖是自私心重，但在衆人的盛意下，也只好勉強地應酬一下，裝着比平日來得慷慨、大方。

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請大家坐下來，就要玩節目啦！」司儀柳青放高聲浪說。

他們團團地圍了一個圓圈；每個都笑容滿臉，每個都興奮地說說笑笑。

太美了，椰林的月色委實太美了。它可說是南國特有的色彩、特有的情調。誰不愛這懷着熱帶風情的椰林；誰不愛這詩情畫意的椰林月。一陣風來，椰影婆娑，並響着嘩啦嘩啦的椰濤聲。無形中掀起你童年的回憶與愛情的夢。

「抒情詩人」在這美麗動人的月色下；想像着他們已擺脫了黑暗的一切，走進了一個幸福美好的國度。這也難怪，因為生長在赤道邊緣的兒女，感情是豐富的，是善於幻想的。接着，他起伏的思潮又恢復平靜，很莊重地，開始報告節目：

「……大家聽好：現在第一個節目是『班頓』(Pantun)朗誦，先由輝揚那裏輪起。」

「班頓」是馬來民族的一種民間詩體。其中較有文學價值的是交際和愛情班頓 (Pantun Kilat)。年青人最熱愛的、最熟稔的當然是愛情班頓。輝揚不加思索，從從容容地吟誦着，聲韻鏗鏘：

天上的星星多又多，

Sungguh pun banyak bintang di langit,

惟有月亮最光明。

Bulan juga yang berchahaya.

甜蜜的姑娘多又多，

Sungguh pun banyak muda yang manis,

只有你才合我心。

Tuan juga di-mata Sahaya.

輝揚誦畢，大家都連聲稱好。接着輪到第二位的是玉華，玉華對於班頓不甚熟悉，當下顯得尷尬非常。幸好，輝揚連忙在她耳邊吟了一首替她解圍。玉華聽後真是又羞又喜，以銀鈴似的聲音吟着：

要不是爲了星星，

Jikalau tidak Kérana bintang.

月亮爲啥升得高？

Masakan bulan terbit tinggi?

要不是爲了我的郎，

Jikalau tidak kerana abang.

我爲啥不怕路迢迢？

Masakan sahaya datang Ka-mari?

接着又博得一陣掌聲。一個接着一個。最後是由柳青朗誦。朗誦班頓對於柳青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因此，他朗誦得最出色、最精彩、最感人：

鴿子從哪兒來？

Dari mana punai melayang?

從池沼到稻田。

Dari paya turun Ka-padi.

愛情從哪兒來？

Dari mana datang Sayang?

從眼睛到心坎。

Dari mata turun Ka-hati.

由於朗誦得親切感人，打動了輝揚及玉華的心。當下，他們眉來眼去，到底他們的愛情是否已從眼睛到心坎，那只有他們心裏方知道。

柳青也頗感興奮，這是他朗誦的小成功。之後，他再報告第二個節目：「競選」。他解釋玩的方法：

「……關於競選這節目，是由各人自願提名，然後再由大家選出一位議員。不過，誰要是落選，誰就受處罰——擔任下一項節目：「捉迷藏」。……好，現在我叫一、二、三。誰要提名的就請馬上舉手。……」

「我要。……」王自明爭先恐後地舉手。

「我也要。……」林一雄見自明舉手，認爲是報復的好機會，也勇敢地舉手。

結果，大家見自明和一雄對敵。而且知道一雄的心意，也不便參加角逐。

「……在還沒競選之前，我有一個建議。」林一雄說：「要是自明敗了，我要請他採一籃紅毛丹給大家嚐嚐。而且要採有蜜蜂的那一棵。……」

林一雄說的一切，自明心裏當然明白；他生怕失敗了丟臉，只有預先聲明：

「不，現在蜜蜂已搬窩了。」

「嘻嘻。真奇怪，蜜蜂也懂人情，會給自明通融、通融。」小鳳笑着說。

林一雄標榜××主義，叫××黨。王自明標榜××主義，叫××黨。大家唸了一篇精彩的演講詞。

選舉結果，××黨候選人林一雄得到壓倒性的勝利。成績是林一雄七票，王自明一票。由於王自明競選失利，給他帶來了不少的苦頭，第三個節目「捉迷藏」便由他擔任。

他用手巾緊包着眼，在明潔的椰林月下摸索着，好幾次都摸着了椰樹頭，惹得大家笑不攏口。柳青一面在後面挑弄他；一面又吟着有趣的詩句：

大地沉在黑暗裏，

你追我來我追你。

彼此碰頭在一起，

我也沒有看見你。

玩了捉迷藏之後，已是夜色深沉了。月亮早已升上了椰梢頭，椰葉被微風吹動，搖晃着醉人的光。果園裏顯得格外寧靜了。他們一面喝着清茶、汽水；一面吃着帶來的月餅，又一面談笑。「抒情詩人」觀察出輝揚和玉華已播下了愛情的種子，遺憾的是到今天自身還是「王老五」一個。既然處在這美麗誘人的月色裏，也祇有以詩人的風度來欣賞罷了。接下去，他又報告最後的一個節目：

「……你們喜歡聽故事嗎？最後的一個節目就是講故事，無論是自身過去經歷，或是英雄人物故事都可以講給大家聽聽。……」

「好，我講馬來民族英雄漢都亞(Hang Tuah)的故事。」小鳳說。

「我講馬來文化發展史。……」輝揚說。

「我講……」

他們都爭先恐後地提示着自己所要講的故事。

玉華沉思了一會，最後才說：

「我講……」

「講自己的故事是嗎？」輝揚不等玉華說完，便很快地替她說了出來。

「是，講自己的故事。……」

「好極了。」柳青說：「那末，你先講吧！我們都急於要聽你的故事。」

玉華沉思着，構思了一會，然後說：

「……自從初中二那年退學後，我的心是極其痛苦的。我家庭的生活一天不如一

天。……」

「你爲什麼會中途退學呢？」輝揚問。

「……因爲那年我媽去世了，她是操割膠工作的。園主許興是當地有錢有勢的僑領。我的家就屬於他的。我媽死了，他便派他的兒子許新才來命令我們搬家。……」

「許新才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

「他嗎？簡直是一個油頭粉臉的亞飛，說起話來動手動腳，看見女人就像餓狼一樣。好幾次，他迫我媽，要我嫁給他，不然就得搬走，不准割他的樹膠。還好，一直到我媽死了還不會答應他。……」

「後來呢？」小鳳問。

「後來，我們終於搬家了，我們到親戚的家暫時住下……」玉華抿了一抿嘴唇再說：「……從朋友的口中，知道這裏開發新芭。因此，我們便賣了五依吉又老又沒膠的膠園。和我爸、我弟弟，一塊搬到這裏來。同時，以這筆錢買了十依吉的新芭。……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……」他們不約而同地問。

一個接着一個把自己要講的故事說完，大家都感到這夜過得太有意義了。散會後，他們收拾一切；留下在椰林裏的只是一片寂寞。

四

「玉華，這麼早到哪兒去？」輝揚正要上學，剛好碰見玉華和她弟弟從前面來。
「去拾芭呢。」

「拾芭？慢慢拾還不遲嗎？」

「是。你說的。」

玉華說完，推着腳車正想要走。輝揚又把她的喚了回來。

「明天是星期日，我也要。你到我家等我好嗎？」

「等你？笑話，難道你就不能到我家等我？」玉華打趣地說。

「好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」輝揚連忙陪不是。

說來玉華去拾芭已經好幾天了。每天來回要趕上十餘里的路程。在女孩子來說，這的確也是一種本事。她不愧是一位既能幹又美麗的山地姑娘，一位刻苦耐勞忠誠切實的勞動兒女。她用自己的血汗換來安定的生活。雖然辛苦了點，在精神總是快活的。

「華姊，這麼多樹枝、樹頭怎樣拾呢？」他那十來歲的弟弟亞勝，帶着埋怨與不耐煩的語氣問。

「是，燒得不乾淨總是難拾的。但是不要緊，難就慢慢拾好了。」玉華安慰着和鼓勵着亞勝。

芭場本是炎熱的，火燒後的芭場更炎熱。一些大樹頭還在嫋嫋地冒着煙。這裏是煙，那裏也是煙，蔓延幾千依吉的芭場都是一樣。好像印度的蛇舞，更像中國古代的烽火臺。

一到芭場，觸目所見的盡是一片炭黑色，像受戰爭洗禮過一樣。早日那蒼森森的原始林，今日已化爲一片灰炭。低窪的沼澤，被烈火烘得好像熱噴泉。有時，一陣風吹來，熱得好像從沙漠裏吹來的一樣。假若你是從電風扇底下來的，或是從冷氣房出來的，來到這裏就像忍受着極痛苦的刑罰。

玉華是在山村長大，是熱愛陽光的兒女，她愛這土地愛得太深沉了。近些日子來，他們姊弟兩人都在這裏工作着，十依吉的新芭，倒也拾得相當乾淨了。接着下來就是拉籤^①。

「辛苦嗎？亞勝。」在「寮仔」休息吃午餐的時候，玉華問。

「華姊，每天給我零用錢就不辛苦了。」

「現在哪裏找錢？好！等芭拾好了，一方面種樹膠，一方面又種芭蕉。那時，再過一段時間，就會有收成了。」

「哈，那時我已經老了。」亞勝摸摸下巴，頑皮地打趣着說。

「你老？我不更老嗎？」

①籤——籤是一種以竹削成的棍子，插在土地上作記號，以便利於挖洞種植樹膠，這會比不拉籤種得更整齊。

「你到現在還沒鬍子呢！」說着便伸手去摸摸玉華的下巴。

「小東西，打死你。」她說着笑着想去擰弟弟的臉。

整段芭場被他們姊弟那嘻嘻哈哈的笑聲，衝破了一切寂寞。笑聲隨着嫵娜的炊煙升上了灰沉沉的天空。

星期日那天，整個山村沉浸在霧的輕波裏。輝揚起得特別早，那天，他答應找玉華，和他一道去新芭，爲了不失約，大清早便騎着腳車來到玉華的家前，把腳車鈴不住地按，響起了一片「叮叮噹噹」的聲音。

「吵死了！是誰這麼早就來叮叮噹噹呢？」玉華心裏自問，又在心裏答道：「唔！那一定是輝揚了。」

她躡手躡腳地走近門邊，輕輕地開了門，一看果然是輝揚。只見他癡呆似的在那裏等待，又一面注視着柳青的家，他生怕柳青知道他來等玉華是會取笑他的。當下，玉華走近他的身旁，很快地按了車鈴一下。輝揚在不留意中嚇了一跳。立刻轉過臉來，見玉華已站在自己的身邊了。

「下次再這樣我就不等你了！」輝揚裝着生氣的樣子。

「你捨得？」

「這麼大了，一點也不怕羞，這樣的話也敢說。」

「你才不怕羞呢！大清早就來女孩子的家叮叮嚕嚕的……」玉華雖是俏皮，但說到這裏又不敢說下去了。本來，她沒說出的話正是「打鐵①」兩字。

「好，算你勝了！」

「什麼？難道不算不是我勝嗎？」

「好，不算也是你勝。」

玉華心滿意足地笑着，輝揚也附和着笑了。輝揚看看天色，已將放亮了。便對玉華道：

「還不趕緊！快六點啦！」輝揚正說完，亞勝從門邊探頭出來一看，見他們正親熱地談着，便做個鬼臉，很快的又縮了回去！輝揚也感到好笑，便問：

「怎麼？亞勝不去嗎？」

「不，這小東西真懶惰，就讓他在家玩一天。」

一路上，兩個熱情的山地青年，一面向新芭趕着路，一面嘻嘻哈哈地說笑。是的，

①打鐵——星、馬青年素稱談戀愛爲打鐵。

當一個人心情愉快，是頂容易忘記時間的過去。不一會，他們已來到芭場。

「玉華，今天幾點回？」

「下午四點半。」玉華說着，並提醒輝揚：「回時請到寮仔等我好嗎？」

「你擔心什麼？我一定等你的。」

玉華神祕地笑着，並向輝揚送了一個秋波。

輝揚的芭是請人拾的，那是一位年近花甲，名叫亞彩的老人。但身體還相當健壯。工作能力不下於年青人。

昨晚，亞彩到輝揚家裏通知說：芭已拾好了。明天就可拉籤了。輝揚的爸還交帶他明天陪亞彩一塊去。但輝揚不陪亞彩去，却陪玉華去。

「彩伯，這麼早嗎？」輝揚一到，見亞彩坐在寮子吸着「A I」的利便煙。

「我也是才到的。」亞彩說畢，便問：「亞揚，剛才和你來的那個姑娘是誰？」

「那個姑娘嗎？哦——她叫玉華，是新搬來的。」

「看起來真漂亮。唉！人老了也沒有用。這都是你們青年人的福份。」亞彩撚一撚鬍子，感激地說。

「福份並不是那麼易容得來的呵！」輝揚說。

「容易的，你合意，她也合意，那就成了！」

「唔！」輝揚不說什麼，只輕輕地應了一聲，心裏暗中高興。

「亞揚，籤有帶來嗎？」

「有！」

「帶了多少？」

「祇帶了一千多。」

「一千多哪裏夠？」

「不，先拉五依吉；下星期再拉五依吉。」

「這樣更好。」亞彩說：「來！快一點，太陽已升得很高啦！」

輝揚擡頭遠望，的確太陽好像一朵鮮豔的大紅花，爬上遙遠的山頭，偷看着這火燒後的芭場，偷看着那在芭場工作的山地姑娘。終於它害羞了，不然爲什麼滿臉通紅。

「輝揚，你的竹籤已破很久的嗎？」亞彩問。

「是，蟲蛀了嗎？不過不要緊的，只要有一個記號就行了。」

「不成！翻種就不相干。新芭就一定要好籤。新芭木頭多，遮住看不見就麻煩了！」
亞彩解釋着。

輝揚點頭稱是。

以輝揚的外形看來確是瘦弱的，但工作能力並不差，在火傘似的陽光底下，他披着一件被汗濕透了的衣裳，在芭場走着，全身都被炭灰沾得漆黑黑的，像從灶裏竄出來的貓。這在於他却認爲是值得的，在這土地上有什麼比在陽光下工作、在陽光下生活來得更有意義呢？

中午時分，他們的工作已將完畢了。於是他們便回到「寮仔」休息，和吃帶來的飯菜。很快地吃完了。輝揚想起了玉華，因此便從八號芭走過了九號芭，再從九號芭越過十號芭，再從十號芭慢慢地摸到十一號芭。十一號芭就是玉華的芭場了。

遠遠地，只見一片紅花布頭巾在微風裏拂動着，他不聲不響慢慢地走近了玉華，躲在距離玉華約數十步的一棵干冬樹^①背面，以手合成喇叭形，一聲一聲地叫着：

「……谷咕；谷谷，谷咕。……」

「哪兒傳來谷咕鳥的叫聲？」玉華心裏問道。

「谷谷咕；谷咕，谷谷咕。……」輝揚又叫了一陣。

①干冬樹——即乾枯的樹，砍芭人是不砍干冬樹的。

「谷咕，谷咕，谷咕。……」玉華應和着。並小心地聆聽着那聲音來自何方。但很久都沒聽到回聲；只聽到「撲嗤」的一陣笑聲，很響亮地從遠方傳來。

輝揚忍不住笑，只好走了出來，並高聲地說。

「玉華，不休息一會嗎？太辛苦了。……」

「像你，工不做，整天跑來這裏谷咕谷咕，谷咕，嚇死人……」

「嚇壞啦？」

「下次你等着瞧。」

「你看，這麼小氣。」說着，突然看見玉華腳背上流淌着污紅的血。他感到一陣驚奇，很關心地問道：

「玉華，你的腳刺傷啦！」

「不，芭蛭咬的。」

「在哪裏被咬的？」

「喏！就是對面那塊芭窰^①嘛！」玉華指向芭窰說。

①芭窰——潮濕的土地。

「是，芭蜜是頂多芭蛭的。」輝揚問：「你怎樣拔脫牠？」

「起初，我用小木棍挾着拔，但牠吸得緊緊的，真可怕！後來，我想起：聽說用口水塗上去，便會自然而然地脫下來的。」

「真的脫了嗎？」

「真的脫了。」

「啊！你的口水這麼靈驗。好！下次我給芭蛭咬了我來找你。」輝揚故意打趣。

「呸！壞透了！」玉華眼睛盯盯，裝着憤怒地說。

年青人的心是活躍的，年青人的笑聲是爽朗的；尤其是一對已有了相當了解的青年男女在一塊的時候。兩者心情的喜悅該拿什麼來形容呢？說是像盛開的花嗎？那還不足。說是像比着翼飛上青天的鳥嗎？那又似乎過份。

玉華和輝揚既是舊識，又是新交。何況兩者都受過相當的教育，而且思想基本上一致，談吐上自然是極少拘束的。這象徵着山地兒女熱情坦率的性格。

這時，輝揚看看玉華動人的眼睛，又看看玉華的臉說：

「做了幾天新芭，玉華，你曬黑許多了。」

「黑怕什麼？你不更黑！」

「對了！黑怕什麼，只要心不黑就好了。」

「你是黑心鬼。」

「你才是黑心鬼！」

「好！大家都不黑。」玉華向輝揚投以深情的眼光。

輝揚向玉華露出會心的微笑。接着，很正經地說：

「玉華，你的芭不是拾好了，怎麼？還不拉籤？」

「明天，明天我爸和我弟弟都要來。」

「這樣明天我就不敢來找你囉！」輝揚說：「……工作真多呢。拉籤、挖洞、種樹

膠秧、鏟草、鋤茅，樣樣都要做。」

「找我又怕什麼？我爸是頂知道青年人的心事的。」玉華說：「……不錯，工作真多：

不但要種樹膠，而且還要種芭蕉呢！」

「是，玉華。爲了將來，目前辛苦一點是不要緊的。」

「對，你說得對。」玉華說。「愛情也應該這樣。」她心裏想。

「好！不談了，我還有工作呢！」輝揚說。

「可別忘了找我呀！」

「又來擔心了，我不找你我也寂寞的。」

「你才不寂寞呢！你會跟你一起工作的那位老伯伯回家的。」

「但是，跟你一起走，路都好像近了許多。」

「不見得罷，看你——真是……」

雖然玉華心裏也和輝揚一樣的感覺。不過，女孩子總是比較怕羞的，既不怕羞，說起話來總沒有男孩子那麼爽快、率直。

五

「輝揚很久不會來這裏玩了！是沒時間？病了？還是……」是月圓的夜晚，玉華正看完姚雪垠著的「春暖花開的時候」。這時，豔朗的月光，照進了窗桌前，吻着玉華紅色的唇。她把書拋向枕旁，心裏問着。

月圓人未圓，想來該是多苦惱的事呵！有情人爲什麼要讓這段寶貴的時刻留下一片空白。爲什麼不在一塊數一數天上的星星，看看牛郎織女的相會？爲什麼不在一塊聽一聽流水訴說着一個又一個的愛情？

月亮喲！假如你是一片真情，你該看一看你水中的倒影。流水喲！假如你不是假

意，你不該沖走那片片的落葉。

假如你要愛上一個人，你勇敢地愛上他吧！沒有人敢取笑你。你不妨選上你喜愛的信箋，你不妨在書信裏掏出你的心；祇要你認爲他真的值得你去愛。

玉華何曾不這麼想過，近來從不會和輝揚打個照面，更很少在一塊好好地談心。

「我很久不會去看過玉華了，我該去看看她吧！趁今晚國語夜學班暫停！」一天傍晚，輝揚散步在那座每晚經過的小橋，突然想起了玉華。因爲有一晚，楊柳青、王自明、林一雄曾在這裏提過玉華。接着，他轉回了家拿了一包要送給玉華的東西，又帶着一顆焦急的心，走上一條曲折的小路——一條通向玉華家的小路。

「亞勝，你華姊在家嗎？」

這時，亞勝正蹲在米蘭花下，小心地拿了穀和粟，喂着他從芭場打來的一隻谷咕鳥。聽了輝揚的問聲，忙擡頭一望，認得是輝揚，便很爽快地答：

「在房裏看書。」說完便轉過臉去，欲叫玉華出來，輝揚連忙阻止着。

「哎！亞勝，不要吵她，等一會她一定會出來的。」

亞勝聽了，也不追問爲什麼，繼續在喂他的谷咕鳥。

輝揚看了頗感興趣，便故意問亞勝道：

「你用什麼打的呀！看，翅膀還受傷呢！」輝揚說着，並指着谷咕鳥的翅膀。

「用拉士滴^①打的。」

「你不教牠唱歌？」

「牠不會唱歌。」

「誰說不會？傻孩子！谷咕鳥是頂會唱歌的。」

「真的？牠是怎樣唱的？」

「哦！牠是這樣唱的。」說着便呶着嘴，很響亮地叫着：「谷咕，谷咕，谷咕。……」

亞勝聽了情不自禁地笑了出來。並且模仿着輝揚，一面喂，又一面叫。

「奇怪！亞勝捉這谷咕鳥回來已好幾天了，從來不會叫過。爲什麼今晚會無緣無故地叫了起來。」玉華心裏很懷疑，「過去在芭場時，我曾聽輝揚這麼叫過，難道就是他？」說着便慢慢地站了起來，向窗外瞟了一眼，果然是輝揚。她便很快地把頭縮回去。

「亞勝，谷咕鳥真沒有用，唱的歌難聽極了。」玉華在諷刺着。

亞勝不答訕，輝揚却裝着亞勝的腔調說：

①拉士滴——一種用橡膠帶及皮革造的玩具，用來射鳥。

「……誰說難聽？要是谷咕鳥不唱歌，華姊，你看書也沒心啦！」

玉華知道這話不是亞勝說的，便跨出了門前。一見輝揚，表面裝作嗔怒的樣子，但心裏却是樂滋滋的。

「玉華，幾個月不見。怎麼，你還是那麼小氣？」

「下次不許再胡說。」玉華說畢，便又轉臉向亞勝：「亞勝，回去沖涼。現在幾點啦！」亞勝「唔」了一聲，便匆匆地提了鳥籠，躍進家裏。留在米蘭花下的，祇有兩雙洋溢着深情的眼睛，和兩顆熱情的心。

「輝揚，怎麼這麼久不來玩？」

「玉華，我太對不起你了。我知道你想念我，但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看你，我希望你能原諒我。」輝揚誠懇地說。

「今晚不忙嗎？」

「因為今晚國語夜學班暫停。」

「怎麼你對國語這樣感興趣？」

「這是因為我是馬來亞的公民，一個公民不懂國語是很不方便的。當然，我更要學好我們的母語①。」

「國語難學嗎？」

「有決心學是不難的。」輝揚問：「你也要學習？」

「你願教我嗎？」

「那怎會不願！幫助朋友是我的責任，何況是教你呢！不過我懂得太少了。」

「你太謙虛了。」玉華眼波一盪問：「……我記得你的華語基礎也不錯。爲什麼不
搞翻譯？」

「有的，我除了寫稿外，還搞翻譯。改次我帶來給你看看。」

「我怎看得懂！」

「看不懂就問我好啦。」

一陣陣的晚風，吹動着米蘭花樹，發出咻咻的響聲。米蘭花子滴滴答答地掉落在他們的頭上以及身上，誰也不伸手去拂掉。因爲這樣更能增進像詩一樣美的感覺。

「輝揚，你手上那包是什麼東西？」玉華見了便問。

「哦——那是我從星洲買回來的一套小說。」輝揚說：「我是買來送給你的。你喜

歡嗎？」說着便打開包裹。一本一本地把書拿出來。

「哎唷！這麼美的封面，這麼美的書名，而且都是精裝的呀！」玉華喜悅非常：「輝揚，這都是小說嗎？」

「是，都是小說；而且多是愛情小說。……我知道你是頂喜歡看愛情小說的。」

「你自己喜歡看倒不說。」玉華顯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要是我不喜歡我就不買啦！」輝揚說着又一本本地噙着每本的書名：「……這本是『河岸上的山楂樹歌』，每篇都寫得很美；這本是『在海邊』，每篇都寫得很動人；這本是『朝霞讚歌』，每篇都寫得很親切；還有『祇不過是愛情』，也寫得很清新。其他的我還沒讀過。你讀了，請把感想告訴我！玉華。……」

「……美、動人、親切、清新，每本都有特點；那麼你最喜歡讀哪本？……」玉華故意這麼問。

「每本都喜歡。不過『朝霞讚歌』更合我的口味。」

「好！我就先讀『朝霞讚歌』。」玉華又故意這麼說。

……
接着又是一陣風來，米蘭花子掉落得更多了。黃橙橙的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閃閃地

生光，像一粒粒小珍珠。

「輝揚，你瞧，這些米蘭花又美又香呢！」玉華像有感觸地說。

「想不到妳也有那閒情逸致去欣賞！其實我也覺得它太美了。」

「那當然囉！要是我有你那樣的寫作天才，我一定能寫出更多、更好的詩篇，或是小說。」玉華很得意地說。

「妳胡說！我並沒有寫作天才；我只有一股寫作的傻勁！」

玉華的右手撐着下巴，左手撿着一粒粒的米蘭花子；沉思着，又微笑着。接着說：

「你太謙虛了！聽說你最近又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，是嗎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輝揚疑惑不解。

「楊柳青。」

「他怎會告訴妳呢？當時他問我有沒有新作，我說：『有是有的，不過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要告訴別人。』」

「妙極了！」玉華說：「你可知道當時楊柳青告訴我時，他又說：『我告訴妳，妳可不要告訴別人。』」

「所以說世界上是沒有永遠不被洩漏的祕密。」輝揚說：「但是文章寫了出來，始

終是要拿給別人看的。這也沒緘默不說的必要。」

「這麼說該是真的囉！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什麼書名？寫些什麼？」玉華很迫切地、像連珠砲似的問。

「書名嗎？暫定爲『甘榜^①情仇』，主題是描寫異族戀愛，並揭露種族偏見的危險性。」輝揚很莊重地回答。

「的確，在這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裏，異族通婚是司空見慣的，可是在文化水準低落的『甘榜』裏，這一對異族男女，却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爲的阻撓與人爲的波折。」

「我很愛聽這類的故事。你能把書中所寫的說給我聽嗎？」玉華瞪目以待。

「故事太長啦！出版後我送一本給妳指正好了。」

「那是以後的事。」玉華說：「你簡單地說個大概我也滿意了。」

「好罷！」輝揚沉思一會：「但是你聽後，對於故事情節處理的好壞，得請你指正呀！」玉華以微笑，以眼睛代替了回答。

①甘榜爲馬來語 Kampong 之譯音，即「鄉村」之意。

「故事是這樣的。」輝揚接着說：

「……一條灣灣曲曲的小河，貫串過兩個甘榜，這條小河人們叫它做甘榜河，這兩個甘榜一個叫北甘榜，一個叫南甘榜。北甘榜住着一個年青貌美、體態婀娜的馬來姑娘瑪蒂娜。南甘榜住着一個英俊瀟灑、熱情善良的華族青年王世松。……」

「……十年前，當他們還在童年時，他們本同住在北甘榜，在那裏，他們消磨了歡樂的童年，在椰林下，在甘榜河邊，他們曾留下了熱情的脚印。但由於環境的壓迫，以及生活的驅使，他們終於忍痛分離了。一個在北，一個在南，一叢叢翠綠色的膠林把他們分隔了。」

「世松是位割膠青年，瑪蒂娜是『彭古魯』^①的女兒。但是由於一片真心，他們的愛情却愈連愈緊。」

「每天，當世松上工時，都得從瑪蒂娜的『浮脚樓』^②前經過，有時，世松也響着鈴子喚她出來。在濃霧旬旬、天色未明的甘榜之晨裏，瑪蒂娜雲鬢未理，打開了窗子，

①彭古魯——馬來語「村長」之意。原文爲 Panghulu。

②浮脚樓是馬來民族的房屋。由於屋子全由木柱撐起，底下空際而得名。

探頭出來嬌滴滴地說聲：

「『Selamat pagi, Tuan Shi Song。』(早安，世松先生)」

「『Sama-sama!』(別客氣)世松說：『Awak pagi juga!』(妳也早嗎?)」

「由於時間的考驗，他們之間的愛情更親切，彼此更關懷了。」

「在甘榜裏，誰不認得瑪蒂娜？誰不愛瑪蒂娜呢？瑪蒂娜有着一種美妙的歌聲；一種悅人的微笑；一雙可愛的、洋溢着青春的火焰的大眼睛；一副豐滿的少女的臉孔和兩條秀麗纖長的辮子。這一切天賦的條件，不知瘋狂了多少青年伙子的心。」

「默哈末·敏哈山就是經常向瑪蒂娜示愛的馬來青年。由於性格粗魯，胸無點墨，根本就不能打動瑪蒂娜的心。但是默哈末·敏哈山臉皮厚，就是碰了一鼻子灰也若無其事似的。」

「不幸得很世松和瑪蒂娜之間的來往被默哈末·敏哈山發覺了。於是他便把這回事告訴了瑪蒂娜的哥哥鴨都拉因。童年時，鴨都拉因和世松曾有過一段小糾紛。十年來還是恨恨在心。而今妹妹又和他相愛，更是火上添油。」

「鴨都拉因在這種情形下，便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父親，因為父親是『彭古魯』。並且還口口聲聲說：『我們馬來民族是不能和華族通婚的。華族自私，看不起我們。』」

但是『彭古魯』是極愛他的女兒的，他認為華族是極和善的，他怎會輕信孩子的話呢？何況世松是個好青年，誠實，且熱愛勞動。

「因此默哈末·敏哈山便在北甘榜裏大肆宣傳，說『彭古魯』要把女兒許給華人啦！說『彭古魯』無能啦！不照顧族人的利益啦！

「當『彭古魯』知道這回事時，心裏很難過，於是只好忍痛禁止女兒和世松來往。瑪蒂娜知道父親的心，也只好忍痛依從。

「同時，瑪蒂娜還安慰世松說：

「『松哥！你放心吧！這祇是暫時性的，我們的愛情，無論山怎麼高，海怎麼深也不能隔住我們的。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了。但是我會常寫信給你。』

「『……瑪蒂娜，我相信妳的。有一天他們瞭解了，我們總能好好地在一塊的。』世松說：『……妳要寫信給我，就把信放在一個不透水的罐子放在甘榜河裏給它流下好了。那麼我們約定星期日下午四點你就把罐子放進河裏吧！我會在南甘榜等待罐子的。』

「『好！這辦法真好呢！』瑪蒂娜喜得拍着手。

「歲月隨着流水消逝。但流水也不知由北甘榜送來了多少個藏着信的罐子到南甘榜。他們倆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這送信的『紅娘』。

「一個人當他有一天明白是非了，他總會後悔以往的所作所爲是不應該的。鴨都拉因就是這樣。他覺得太對不起妹妹，太對不起世松了。」

「爲什麼鴨都拉因會變得這麼快呢？因爲他接到了一封朋友的結婚請柬。他的朋友依不拉欣在下月就要結婚了。而且未婚妻還是華族少女呢！當時，他顫抖的手拿着請柬，心裏在說：

「『瑪蒂娜妹妹，我後悔了，我不該禁止妳和那華族青年世松來往，本來我應該幫助你們之間愛情的進展。但，當時我却不曾這樣做。……世松，你也應該原諒我吧！我不應把十年前的小誤會至今還放在心裏，我不應聽從默哈末·敏哈山的挑撥是非。……我錯了。今天我們已不分種族，我們是馬來亞的公民。難道華族少女可以嫁給我們馬來同胞；那麼馬來少女就不能嫁給華族同胞嗎？不，不是的……』」

「……誤會冰解，這對異族男女終於又親親切切地在一塊了。而這幸福是靠爭取得來的。」

「這部中篇小說就到這裏結束嗎？」玉華聽後便問。

「是的！」輝揚說：「情節處理得恰當嗎？……」

「很恰當。」玉華說：「……而且很富有地方色彩、熱帶情調。」

「這是妳的過獎。」

「這怎會呢！『抒情詩人』楊柳青也這樣說。」

玉華沉默了一會，又問。

「你打算出版嗎？」

「還沒膽清呢！」輝揚問：「妳能幫我的忙嗎？」

「這怎麼不能呢！不過，我寫的字難看極了。」玉華謙虛地說。

「不要緊的！我想信妳會抄得很整齊。」

玉華映動着長長的睫毛，眼睛和嘴巴都在微笑。話愈說愈多。

「輝揚，可能的話，為什麼不寫一部長篇小說？」

「要寫的，材料在收集，而且題目已定好了。它是『血浪奔滾的土地』共分四部，每部約十萬言。那時，我相信妳是不會答應幫忙我抄稿的。」

「不會的，就是一百幾十萬字，我也一樣願意幫忙你。」

「那我的眼光倒不錯呢！我找到了一位有力的助手。」

說說笑笑，地下兩顆心一齊融洽在美的夜裏，天上白雲在追趕着明朗的月亮。

「咳……」突然一陣咳嗽聲，打斷了他們的談話。輝揚轉過臉去，只見一個上了年紀的人，慢慢地走向前來，認得是玉華的爸：

「老伯伯，回來啦！」

「是，你也來這兒玩？」

「爸，工錢領到嗎？」輝揚還沒答腔，玉華便搶先一句。

「……祇領了兩個月份罷了。」

輝揚聽了，懷疑不解，便問玉華：

「你爸去哪兒領工錢？」

「小鳳那裏。」

「工錢不是每月照付的嗎？」

「……假如是這樣就好了。可是那有這麼便宜。我爸幫他做了四個月的工，才領到兩個月的工錢。有時，還說這不好，那也不好。真討厭！」玉華氣憤憤地說。

「……小鳳爲人可不錯呢！她同情窮人，了解窮人。可是，她爸就不行了。爲了錢財，就把一切仁義出賣了。他向政府申請新芭，每依吉芭底錢（地皮錢）一百塊。不

管親戚也好，朋友也好；相識的也好，陌生的也好，他都要殺他一筆。所以，每依吉賣出去就要一百八十塊。因此除了撈一筆村民的血汗錢外，還白白的得了幾十依吉的新芭。」

「是，小鳳也對我說過：她是頂反對她爸這樣做的。但爲了父女體面，也不便鬧意見。」玉華也很了解小鳳。

「……實在的，年青一代和年老一代，總隔着一段長遠的思想距離。……」

「我也有這種感覺。……」玉華同意地說。

經過了這次談話，他們兩顆心似乎連得更緊了。

六

白雲在芭場的上空飄來飄去。小河灣灣曲曲的流過芭場。記得在拾芭那段歲月裏，玉華經常從十一號芭走到八號芭找輝揚；有時輝揚也經常從八號芭到十一號芭找玉華。輝揚也不知模仿過多少次谷咕鳥的叫聲。

又是假期的時候了。輝揚在這段日子裏是常常來新芭的。自從拾芭以後，他還不會來過新芭。如今，蔓延幾千依吉的新芭，再也看不見一片炭黑色了。觸目所見的盡是一

片翠綠色。一陣風吹來，整個芭場便很有節奏地掀起了綠色的波浪。

清晨，芭場的霧濃甸甸的。火紅的朝陽，也被迷矇得只見一個淡淡的輪廓。遠遠看去好像姑娘濕嫩的唇。等待霧氣慢慢蒸散了，溫暖的陽光便熱情地吻到你的臉上，甚至你的唇上。那時，你將會感受到一種甜美的、飄飄然的感覺。彷彿你的心都要在霧的輕波裏低迴了。

「華姊，今天輝揚不來嗎？」中午的時候，姊弟兩人正在吃着帶來的午餐，吃着在芭場煲的蕃薯、芋頭等現成的食物。亞勝閒來無事便問。

「來的，他一定來的。前幾天晚上他還對我說過呢！」玉華堅決地說着。再沉思一會，想趁此機會作弄他一番。於是便和亞勝商量着：「亞勝，你有帶『拉士滴』來嗎？」

「有的，而且還是新換上橡膠帶的呢！」亞勝問：「華姊，你問這個幹嗎？」

「……亞勝，前幾天傍晚，輝揚不是教你谷咕鳥是怎樣唱歌的嗎？」

「是，這有什麼關係？」亞勝感到大惑不解。

玉華靠近亞勝耳邊，如此這般地說着。

亞勝也認為好玩極了，這對他正是求之不得。

「好多天不會學谷咕鳥叫了。玉華不曉得有來嗎？」輝揚自問；並暗自說：「好！

等我又去嚇嚇她。」

說着便放快腳步，朝向十一號芭去了。

「……谷咕……谷咕咕……」輝揚叫着。但很久都沒反應。他想：玉華一定回寮仔休息了。於是又走向寮仔繼續叫着。但仍舊沒反應。只見玉華不睬不理，臉向着另一方。其實玉華早已知道了。心裏却暗暗在偷笑。

「哎唷！媽的……」輝揚跳了起來；摸着屁股雪雪呼痛。

「……亞勝，打到一隻大谷咕鳥啦！」玉華聽到輝揚呼痛聲，便故意諷刺着。

這時，亞勝從樹頭跳了出來。並連聲叫好。輝揚才知道原來是亞勝搞的鬼。裝得很生氣地警告亞勝說：

「亞勝，這也好玩，打傷了怎麼辦？下次還這樣不用你才怪！」

「誰叫你嚇我華姊！」

「……活該！活該。」玉華也在笑着，並拍着手。

輝揚被兩面夾攻，也沒辦法。祇好很「阿Q」似的說：

「玉華，不要幸災樂禍吧！打在我身上，却痛在妳心上呵！」

「誰管得着，下次規矩點好了。」玉華任性地，並噓的一聲嗤着鼻子。

活潑俏皮慣了。所以這兩顆年青的心碰在一起，總是嘻嘻哈哈、說說鬧鬧的。一會好像一對在無邊的曠野上奔騰着的野馬；一會又好像死水那般寧靜；沒有漣漪，更談不上波瀾。

「輝揚，爲什麼今早不等我？平常你不是一早就到我家叮叮噹噹的響着車鈴？」玉華在責怪。

「不，我今天是坐車來的！」

「坐車？……聽說來回車費八角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輝揚說：「我怎會不想陪着你一塊坐腳車來！但今天要下肥料，故不得不如此。」

「幹嗎？又下肥啦！」

「是，樹膠剛駁（接枝）總要下多點肥料。」輝揚向四周看了一眼說：「怎麼？你的還沒駁？」

「還找不到好樹種呢？」

「接枝 Oe（一號種）不是很好的樹種？」

「聽說這樹種耐不起風雨，很容易翻根的。」

「怕什麼？又不是芭窰地。」

「你的都駁了嗎？」玉華問：「自己駁的？」

「都駁了。」輝揚說：「不，請人駁的：自己功夫不夠，最多只得七成。」

「那已很本事了。」玉華讚揚着。

一陣嘩啦啦的喧吵聲，衝破了午後那恬靜的芭場。其實那是收買香蕉的人和賣香蕉的人的講價還價聲。

「玉華，今天不賣香蕉嗎？」

「不，下星期。今天香蕉少，賣不到幾塊錢。你又不賣？」

「我的早已砍完了。現在香蕉上等的一角，中等的五分至八分，下等的送人也不要，只有留下自己吃。這下去越來越沒價了。」

「這也沒辦法。香蕉太多啦！幾千依吉新芭都種得滿滿的。」玉華說：「不過，芭底錢總收得回的。」

輝揚點頭稱是。午後的芭場顯得更熱，他感到口渴非常。順手便拿了放在身邊的水壺牛飲。

「嘻！」玉華在低頭偷笑。接着說：「這茶我喝過的。」

「你喝過的？」輝揚說：「但喝起來更清甜，好像泉水一樣哩！」

「輝揚，你喜歡吃西瓜還是甘蔗？」

「甘蔗，哪裏有？」

「啱！就在前面那條淺水河邊。」

「好，我們一道去。」輝揚問：「玉華，你沒工作了？」

「工作嗎？工作可真多呢！鋤草、挖白黴^①、砍蕉蕾，老是做不完。疲倦了休息一會總應該的。」

一條條縱橫交錯的、高高低低的木架（即木與木堆疊着）擋不住山地兒女那活潑奔放的心。一會，他們已並排着坐在河岸邊一棵又大又濃的芭蕉樹下，你一口，我一口地吃着，談着，笑着。

「玉華，這蔗真甜呢！」

「當然啦！這是香港蔗呢！」

「我覺得：只要陪着你在一塊吃，什麼蔗都是甜的。」

①白黴——一種對膠樹有害的微生物。

玉華看看輝揚手上的甘蔗，然後問：

「怎麼，你是從蔗頭吃起的嗎？」

「是，你呢？」

「會吃甘蔗的人是從蔗尾吃起的。這樣越吃就越甜；像你這樣吃只有越吃越淡。」

「對，我倒忘了。這叫做苦盡甘來。愛情也應該這樣。」

「我不和你談這個，」玉華裝作憤怒着，瞟了輝揚一眼。

淺水河，河水不斷地流淌着。一塊塊的蔗渣丟在河面上時，蕩起了一朵朵微笑似的波紋。接着又轉了一個灣，很留戀地向芭場遙遠的那方流去了。輝揚看得出神，想起了許多要向玉華說的話：因為今後，像今天那麼美好的日子是很少了。他要離開玉華；離開渡過童年的家園；離開這母親的土地。

「玉華，我想起了一句馬來諺語，說出來給你猜猜意思好不好？」

「好是好，不過我的馬來文還學得不好！你教我學習還不上一個月呢！」

「Tak Susah! Chuba tengok! ①」輝揚開始說：「Manis habis, buang hampas-nya。」

①這句馬來語的意思是：「不難的，試試看！」

該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是說甜的吃完了，渣滓就拋掉。」玉華想了一想說。

「對！可是主要的，它告訴我們什麼？」

「……」玉華不答腔。臉孔紅得像火燒雲，一陣比一陣熱。

「難爲情嗎？」輝揚說：「這句諺話的意思是：『有些人玩弄了愛情，最後又將情

人拋棄。』」

「爲什麼你會想起這句諺語？」玉華在懷疑。

「……我怕有一天當我離開你時，你會誤會我是那種人。所以我現在坦白的向你解

釋，免你誤會。」

「你要離開？什麼時候。」玉華很焦急。

「……很久以前，我已有這念頭。可是我一直把它埋在心裏，不敢向你提起。」輝

揚問：「玉華，我今年高中不唸完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打算……」

玉華還沒說完，輝揚便打斷了她的話。

「我打算唸大學。」

「南洋大學？」

「不，我要到我一向想念着的地方去！」

「唸哪系？」

「不是中國語文學系，便是教育系。」

「決定了？」

「我的心已決定了。再等待經濟能解決時，我就啓程了。」

玉華很傷心。她想：要是輝揚離開了，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更了解她，安慰她。她是多麼想勸告輝揚留下啊！

「聽說那裏物質很缺乏，生活相當苦。」

「也許是，不過這祇是暫時性的罷了！總之物質上的痛苦比精神上的痛苦來得容易忍受。」

「但是，此後我們恐怕很難見面了。」

「玉華，你擔心什麼？幸福是我們去找，去創造出來的。」

「不，輝揚，你還是不要離開吧！有一天，我們在一塊工作，在一塊學習，不是更快活嗎？」玉華問：「難道一個人不踏入大學的門就沒有前途？」

「不是這麼說。玉華，妳的見解錯了。我認爲，爲了完成更有意義的工作，更須要多懂得一些專門智識。兒女間的情愛，只是次要的。如果我將來能做一些對人羣更有利的事業，也不算辜負了我們之間的情愛了。」輝揚解釋着。

玉華不答訕，心裏很沉重，眼眶濕潤潤的。

「玉華，你不是個平常的女孩子，你受過相當的教育，這一點還認不清嗎？」

「那我也不應阻撓你了。」

「到了那裏，我會常常給你來信。」

「那也不能填補我的寂寞。」玉華一切都感到失望。

「人總是這樣：今天很親切快樂地在一起；明天又得帶着滿懷痛苦離開。」輝揚問：「……玉華，你還記得我對你說過的『甘榜情仇』的故事嗎？我有一顆像王世松那樣的心，只要你等着我，就是踏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妳。……」

「那可不必！」

「當然，只要你能相信我！」

這時，在寮仔裏的亞勝等得不耐煩了。他看看天色，已將近黃昏。便又模仿着輝揚：「谷咕，谷咕」地叫着。

「噢！誰在叫呢？」輝揚想着：「那一定是亞勝了。」

「輝揚，時候不早了！也許車子正在等着你呢！」

淺水河飄送着最後的一塊蔗渣。河面上水波點點，他們的情影，他們的言語，彷彿都一一刻上了水波。一個破滅了，接着又蕩起另一個。也許長遠的日子後，他們回到這裏來，還見得到以往那美得使人留戀的一切。

七

三月是樹膠葉落，三月又是樹膠花開。三月在這南國的土地上，該是最令人懷戀的了。三月的天空深遠澄藍。三月的一切都顯得協調平和，充滿青春的活氣。但，心緒凌亂的時候，看了更易引起反感。

「三月不是我決定離開的日子嗎？」輝揚向着窗外，遙望着已落盡了葉子的膠林，感到一陣惆悵。心裏一直在惦記着玉華。

他不想向玉華道別，他知道玉華一定反對他離開的。玉華最大的心願是把他留下。所以還是靜悄悄地離開吧！於是他寫了一封坦白的信。準備在臨走前，交給柳青，等待事情過後柳青才把信交給玉華。

「輝揚，你真的要離開嗎？你捨得玉華？你離開了，她的心可難受囉！」當輝揚把信交給柳青時，柳青感慨地說。

「不會的，當她看了這封信時，一定會原諒我。」

「我希望你到了那裏，可別忘了常給我們來信。」

「這我知道。」輝揚說：「柳青，我走了，希望你們能鼓勵玉華，幫助她進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我們會的一！看在朋友情份上，我們也很願意這麼做。」

輝揚沉思片刻，心緒很紊亂。真的，今後不曉得那日、那月、那年才得見面，在一起生活。他聲音很低沉，再三叮囑：

「柳青，麻煩你把信交給玉華，別忘了呵！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會忘的。」

.....

過了一段短暫的歲月。玉華還是想念着輝揚，希望他能打消離開的念頭。但是，她失望了，她終於從柳青的手中接來了輝揚留下的一封信，當她唸着信封上的字跡時，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！她顫抖的手拆開了信封，嘴唇跳動地讀在心裏：

玉華：

我想當妳讀到這封信時，我已經踏上另一塊土地了。我不想離開妳；可是我又不能不離開妳。我相信：我到了那裏，第一個給我的感覺是：在那裏沒有任何悲傷來冷卻愛情；在那裏沒有人剝奪別人的幸福，在那裏太陽好像童話裏善良的仙女頭上的金冠，放射出燦爛的光芒。

也許你會帶着一種沉重憤恨的心情來讀這封信。我知道妳可能在恨我。因為臨別的前夜，我不會向你揚手話別。這是因為我不忍看着妳流着眼淚來給我送別。我生平最怕看見女人的眼淚。

華：不要再留戀過去的一切吧！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朝霞。

當然，我知道：這份暫時性的精神上的痛苦，我也得忍受一半。在臨別的前幾夜，我一直在失眠哩！那時的心情可不是好受的。我想着：什麼時候你才能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音？又什麼時候你才能聽到谷咕鳥的叫聲？玉華，妳的心難過嗎？但我比你更難過。妳可以用流淚來減輕難過。但我可不能流淚呵！

假如妳是真的想念我，三月不是樹膠花開的季節嗎？在南國的土地上，最使我愛戀的是樹膠花，妳不妨拾來看看，或插在妳的髮辮上，這也表示了我們的愛情還

緊緊地埋在你我的心裏。

華：妳不妨數一數樹膠花開過多少次吧！我想妳不會數上幾次，我們見面的時刻就會越來越近。要不然，我會寄上我的地址，你有心，那就請渡過千里綠波，到這裏來找我。當然，短暫的幾年內，我不可能再回到我母親的土地（出生的土地）。你是個有思想的女孩子，你一定會明白我那說不出的心意。

爲了不辜負你，使你忍受着幾年思念的痛苦。在那裏，我必定致力於我所要做的工作。無論怎樣忙，我總會抽出一段時間來給妳寫信。望妳好好保重，我當然也會保重我自己的。

華：熱愛生活，熱愛學習的人，心靈上是不會感到空虛的。柳青是我的知交：他爲人正直，學問又好。馬來文也和我相上下。妳不妨多多向他學習。當然，我是相信你的，我的胸懷是廣闊的。妳也相信我吧！

末了，我心裏要說的話還多呢！可是千頭萬緒，我不曉得從哪裏說起，我知道，妳的心腸是軟弱的。妳又在流淚啦！華：拿出手帕抹乾它吧！我不會忘記你對我的深情。我相信妳也不會誤會我這次的離開是在逃避妳，不再像往日一樣愛着妳。華：只要你起得早，你總會看見天邊那美艷耀目的朝霞。來日方長，一聲珍重！

輝揚 手書於臨別前夜

玉華讀完了信。她堅決地相信：輝揚是不會忘了她的。雖然眼淚還簌簌地流着，可是唇邊却洩露了希望幸福的微笑。她默對着遠方的膠林，迸出了一句衷心的話：

「輝揚，我現在正數着第一次的樹膠花開！你可得好好地記在心上呵！」

膠林嘩啦啦地響着

夕陽像個人老珠黃的女人，帶着依依不捨的眼色，將要離開這青春的土地。

西天一角，彩霞片片，映紅了那一叢叢綠色的膠林。膠林被一絲絲輕幽溫柔的晚風，吹拂得左右搖擺，閃動着緋紅色的光芒。膠林的上空，有着數不清的倦鳥歸巢。處身在這夕陽殘照的懷抱裏，又怎樣不會激起感慨萬千，而自然而然地吟起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的詩句呢？

在這樣的一個苦難的年代，在這樣的一個悲沉的黃昏裏，我乘了巴士，在那平坦中又帶着曲折的路上，趕着夕陽從市裏歸來。我的心沉重得和夕陽一樣，彷彿要向西天沉下。在車上，我的眼睛不歇地凝視着那被夕陽映紅的膠林；我的腦海裏波動着一重又一重的心事。但我又不能不想。因為我要生活，我要負起做兒女的責任。

我想，媽一定像沙漠裏的旅人渴望泉水一樣，在等待着她的愛女歸來。是的，她是很愛我的，每逢我從市裏回來，她都露出和藹慈善的笑容，問長問短地，一切都為我關

心着。

這天，我到市裏來，是爲了找點事做的；但，人浮於事，粥少僧多，到頭來祇有望門興嘆。心裏覺得讀了整十年書，換來了一張血汗浸過的文憑，竟一無所用。

在媽的面前，我不曉得怎樣交代。我感到自己太無能了，我太對不起媽了。爲什麼我不能夠和許許多多的女孩子一樣，在社會上做一點有用的事？難道我再也沒有更偉大、更光明的希望嗎？不，我不承認女人是弱者；我要和男人一樣，並駕齊驅，做着男人所能做的事。這不是口號，我要用事實來證明。

這麼多年來，媽爲了我的前途，不辭勞苦的奔波在生活線上。如今我雖然畢業了，但却找不到事做。何況，媽已人老力弱了。她額上的皺紋和頭上的白髮，一年年的增加了。她幾乎和藥結下了緣份，一月一次小病，三月一次大病。這怎不使我傷心哀痛呢！

平日，媽任勞任怨的算割膠過日子。如今媽病了整月。日前「甲巴拉」兇狠狠的到來通知說：如果再不開工，「行頭」就得讓給別人了。你想這一重重的苦難我又怎能受得了呢？爲了保持這份工作，當晚我和媽商量，準備明天一早去割媽的「行頭」。媽老是拒絕着，她不讓她的女兒做這種辛苦的工作，還口口聲聲的說：「亞英，妳是一個瘦弱的女孩子，怎能割膠呢！況且，對於一切割膠的常識都不很熟識。……亞英，我看你

還是慢慢找些輕鬆的工作吧！再過幾天，我的病好了，不就可以工作了嗎……」

聽了媽的話，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母愛的偉大。但我一切都慎重地考慮過了，我對工作充滿着信心。於是，除了安慰媽一番外，當晚，我便去找小芳。小芳是我小學時的同學，她因家庭環境窮困，沒有機會升學，向來都以割膠爲生。她割膠的「行頭」，正和我媽的相連着。她答應明天一早到我家找我，帶領我工作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晨雞遍啼，濃霧籠罩着整個寂靜的山村；我帶了一切工具，便騎了「鐵馬」，跟隨着小芳，踏上膠林中那崎嶇曲折的小徑。這時，膠林還是黑沉沉的，冷風絮絮地吹刮着；要不是小芳等我，我真的趕不上哩！

經過了好幾個鐘頭的工作，我終於收割完了，但却疲倦得要命。小芳對我的幫助，我真不知怎樣感激她。回到膠房裏，她不但教我怎樣把膠汁製成膠片，而且還親自替我做「壓膠」和「絞膠」等工作。

真想不到我才工作了幾天，便招來了不少冷嘲熱諷，和受了不少的氣。一些好說閒話的女工友們，都認爲我有失體面似的，背着我說：「……你看是嗎？讀了書又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割樹頭！看她真是可笑又可憐……」

對於這一切使人心酸的話語，我只有充耳不聞。我覺得她們對學問和工作還不會有

透澈的了解，難道工作會有高貴和低賤的分野嗎？讀書人就不能操割膠的生活嗎？我要他們看看，我是一個能勞心也能勞力的女孩子。

灰暗的日子裏，接踵而來的往往是一重又一重的不幸。仗勢欺人的人，總脫不了那副刁猾、奸邪的面孔。那一向擺臭架子的「甲巴拉」，好幾次不懷好意的挑剔我，說我割爛樹；但一向未摸過膠刀的我，在初期又怎會不割爛呢？可是，在這種人面前是沒有理好說的；多說總免不了要吃虧。所以還是得過且過，暫時忍氣吞聲。

說起那「甲巴拉」，真是討厭得要死。記得我媽和小芳曾說，他是頂懶惰的，一年行不過幾次芭。但自我割膠以來，經常見他在膠園裏蹣跚來蹣跚去，不是說：「小姐，你真早呀！」便是問「小姐，你割完了沒有？」恨他嗎？也只有等他走後才敢聲說：「呸！像鬼！」否則，只要他喜歡，隨時都可收回「行頭」，使人頂替。

時間如過眼煙雲，在各種不協調的情況下，我已經割了整個月的膠了，一切工作已將達到得心應手的地步。但我媽的病却無起色，不是頭暈眼花，便是周身骨痛。因此，除了吃藥用茶以及家庭一切用費外，手頭就難存分文了。

雖然，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只要上蒼庇佑，萬事如意就好了。可是現實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美滿，它會給你帶來痛苦和不幸。

在一個昏沉的早晨，天空扯着陰森森的臉，看樣子風雨又要來了。但是爲了生活，我又怎能不衝向風雨呢？於是小芳、我以及許多男女工友們，都一一開始投向膠林的懷抱，去找尋生活的麪包。

在陰沉的天幕下，看不見溫暖的朝陽，膠林朦朧的。身爲女性的我，在這樣的環境下感到不寒而慄了。接着天色變得越來越可怕。風來了，雨又來了。膠林被風雨吹打得嘩啦啦地響着。如今正是樹膠落葉的時節，片片紅葉隨風飛飄。

風雨中，處處都傳出工友們「嗚嗚」的呼喚聲，融和在膠林那嘩啦啦的響聲裏，奏成震天價響的生活之歌。

自從我開始割膠生活以來，這是我第一次經歷到的膠林風雨；在這風雨中的膠林裏，我幾乎喪掉了寶貴的生命。

當天早晨我是帶病去工作的。要是在平日晴朗的日子裏還不算什麼，偏偏又是這麼倒霉，碰上了暴風驟雨，被淋得像「落湯雞」。雨水打在眉梢上，我的頭沉重起來，手脚酸軟無力。試想一個剛從學校裏出來、身體既瘦又有病的女孩子，那裏經得起風雨的打擊呢！我終於沉沉迷迷地暈倒在被風雨吹打得嘩啦啦作響的膠林裏。

當我甦醒時，我却不是躺在膠林裏，而是躺在牀上。我朦朧地認出媽、小芳和一

些朋友們。他們都親切地、關懷地看護着我，眼裏洋溢着感人的淚。媽說是小芳把我救回來的，可是在小芳的面前，我却說不出一句感謝的話。

我總算是死裏逃生，化險爲夷了。但是經過了這一場的打擊，我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。發冷發熱，病魔不時纏繞着我。從此我和媽的生活成問題了。

好幾次我到醫院詢問，醫生說看在窮人份上只收我三十元藥費包醫。但是已臨窮途絕境的我們，又從哪裏找得這筆錢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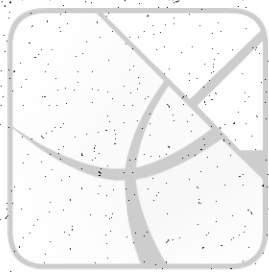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傍晚，媽拿了三十元回來，問明底細，原來是從「甲巴拉」那裏借來的。當時，我驚愕了半響，向媽解釋說：「媽！你怎能向他借錢呢！這種人借錢給我們是有企圖的……」媽聽了我的話後，便即刻將錢歸還。

幾天後，小芳知道了這回事，她怪我什麼不早說。之後，她把三十塊錢塞在我的手裏說：「英，這是我存下的錢，你拿去吧！你的病好了我也快樂的。」我感激地，微笑着說：「小芳，你對我的一番好意，我不知用什麼來報答你呢？」

「英，不要客氣了，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關懷才活得有意義，難道我願意看着你們受苦受難嗎？……」

由於得到小芳的資助，一星期後我的病終於痊癒了。同時我媽的病也有了起色。當

我出院那天，山村裏升起了美麗的太陽，朝霞映紅了半邊天。在這美好的清晨裏，我深深地體會到，真正的友情是純潔的，不懷企圖的；就像小芳一樣，永遠使我難忘。我希望今後能碰到更多像小芳一樣的好人。



讓青春更活躍些吧！

瑩：

一個人當他由一個環境轉到另一個環境時，爲了適應起見，他是會隨着環境而改變他的性格、態度、作風以及其意志的。爲了升學而遠離山村已將近兩年的你，是否還保存着山村少女那樸素、純潔的心靈，和愛學習、愛工作的精神；抑是你已變成一個愛慕虛榮的人？……

記得當年妳在山村時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就好像你了解我一樣。如今，你雖遠離我兩年了，但我還是相信你與崇敬你的。在書信裏你吐露出對學問的堅信，與對我的友情。你說：「風來了，你向生活歡笑；雨來了，你又在綠色的稿紙上謄寫美麗的詩章。……」這一切都鼓舞了我的心，使它沸騰、歡暢。因爲，我結識了一位慧質蘭心的朋友。

瑩：經過多少風風雨雨，「三·八」婦女節又踏着時代巨輪的齒痕，來到這新生的土地上。

這帶給你的希望，是光明。在我那剪貼稿件的簿冊上，翻出你歌頌「三·八」婦女節的詩章，那是發表在N報的文藝副刊上的，技巧雖不很成熟，可是却流露出真摯的感情，和替婦女辯護的真理。……

今年的「三·八」節，該是更多姿、更多彩的吧！你是否還有拿起筆桿寫詩呢？你經常編着兩條烏黑的辮子，和擁有一副清秀的臉孔，有時看看天，有時望望地，一舉一動都表現出詩人的氣質。我知道，這不是你裝腔作勢。只要你除了做功課之外，能多看些名詩人的作品，多創作、多體驗現實生活，這樣你寫的詩將會有更突出的進步。

……有人說，詩和散文是有一段姻緣的：寫詩得從散文學起；寫散文如能有詩一樣的音節，才是最優美的散文。自從我和文藝發生興趣以來，在我的稿紙上奔騰的總是散文；我不敢寫詩，因為我的詩讀起來就像一篇散文；你可知道，像散文一樣的詩就是世上最壞的詩？所以，我的詩寄去副刊總是遭受到退稿的命運，而出籠的却是散文。關於詩這一門，還得請你多指教，多批評。……

瑩：我們應該讓青春更活躍些吧！一個年青人除了愛文藝、愛工作、愛讀書之外，還得從事體格鍛鍊與處世的修養。要知道，沒有健康的體格，怎能把青春獻給祖國？

多少年來，一些所謂趕上時代潮流的婦女，只是口口聲聲地說要爭取自由、平等。

但，有幾個能夠腳踏實地的苦幹和勇爲呢？有幾個已經走出了廚房？有幾個已經衝破封建枷鎖與達到自立的能力？理論是理論，事實是事實，理論與事實必要相並而行，雙管齊下，方可證明婦女們有的是學問與能力。……

向來沉默寡言、拼命往書本裏鑽的你，以我看來，是很不應該的，我說過：人要活得有趣，就應該讓青春更活躍些，你應該多結交一些有正直心腸的朋友，和參加校中的團體活動，以擴大生活的圈子，雖然你對過去的一切過錯是懷着傷感；但，過去的讓它過去吧！未來的更值得珍惜。何況，一個人當他還沒有碰壁時，他是不會後悔的。如今，在這「三·八」節的日子，你是否已立定宗旨，做個生氣蓬勃的女孩子？

瑩：在你唸書的××中學裏，你對老師、同學是否有深刻的印象？你對當地的風俗人情習慣嗎？一個背井離鄉、客居異地的女孩子，對於日常生活不可太放肆、太大方，在歡笑中還得保持女性的尊嚴。否則，一個女孩子是很容易在不良份子的甜言蜜語下，而犧牲了她的貞潔的。站在友誼的立場上，我是有義務，並且應該提醒你的。但，好的是你有天賦的敏慧，對於一切的事情，是會再三考慮的。……

……瑩：坦白的告訴你，不知爲了什麼，近來我的精神總是昏昏沉沉的；除了溫習功課，看看書報雜誌，和寫寫稿外，對其他一切活動，總是提不起興趣，不知是胡思亂

想，抑是我的心被一種深沉的力量所打擊。而最使我感到空虛和寂寞的，是你離我遠去；在這山村裏再也沒有人能像你一樣的了解我。……

時間的消逝，真使人難以捉摸：它，帶走了人們的幸福；它，帶走了人們的青春。如今，又將是學期結束的時候，想你必能把異地的色彩與情調帶回到山村，在你的舌簧上奏鳴，而我又重逢知音，青春該會來得更活躍些吧！

握手！

赤楊

×月×日

心語、生活、創作、往事

瑩：

近來，纏繞在窗柱上的長春藤特別顯得蒼綠可愛，充滿着青春的生氣。假如，把窗柱來比喻我，把長春藤比喻你，那麼你我該有多美的生活和多親熱的感情呵！

那是在「三·八」婦女節的時候，在這綠色的窗前，我曾給你寫過信；字裏行間，我流露着炙熱的感情，表現平靜無波的心湖，和傾吐纏綿悱惻的心語。在從友情進展到愛情的階段裏，對於愛與恨、歡樂與痛苦，我會分辨得更顯明。我的心靈上彷彿烙印下你美麗的情影，和有點羅曼諦克氣息的劍蘭花。……

當我感到寂寞的時候，安慰我的惟有你贈給我那動人的照片，和出自你筆下的抒情詩。對於你兩條秀麗的辮子，使我神往又痴迷。你記得嗎？當你還沒離開山村時，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，你和我坐在米蘭花下，談得那麼投機，又那麼甜蜜。往往，你大方的態度和迷人的微笑，使我感到又困窘、又尷尬；你用詩人的慧眼，欣賞着那盛開的米

蘭花。

米蘭花對你似乎產生了詩的靈感，接着你像山泉噴濺着泉水那般柔和的聲音說：「揚，你瞧那米蘭花多有詩意呵！請你跟插一束在辮子上好不？……」

對於這突然的請求，使我的心加促了跳盪，血急促地循環；我雖長得這麼大了，但是這在於我還第一次。我們接觸的歲月已是那麼久長，我當然了解你純潔的心，歪邪的念頭是絕無僅有的。於是，我勉強鎮定着，在你的辮子上插上了米蘭花。你可知道，當我的手碰到你的辮子時，我的心是多麼緊張，多麼難爲情呵！而你却毫不在乎地微笑輕盈。

瑩：曾幾何時，我向你傾吐過心語；在這苦難的年頭裏，「祇有你的眼，能看破我的生平；祇有你的心，能理解我的衷情。你是天上的月，我是那月邊的寒星；你是山上的樹，我是那樹上的枯籐；你是池中的水，我是那水上的浮萍……」願我們永遠生活在一塊，有同樣的理想、同樣的信仰，就像鋼鐵一樣，打得愈久則愈堅硬，要知道容易得來的愛情是並不久長，並不滿足心願的……

你說，詩人的感情是濃厚的；但這感情不是看見一片飄零的落葉而流下纖弱的淚；不是多情種子追求不到愛情而裝作消沉，傷感地低吟：「我的眼呵！是多麼矇矓。我的心

呵！是多麼沉痛。」詩人的感情是發自自然的，真實的。曾有人把詩人的感情比作熟透的蘋果，一動即破；比作沉默在槍膛裏的子彈，一扣即發。你不是詩人，但憑我對你的觀察、對你的了解看來，你會走上詩人的道路，除非你自暴自棄，毀滅了你的詩天才。

讀了你的來信，就像朗誦綺妮的詩篇，這亦許是你的詩寫得多了，便自然的流露出有節拍的韻腳。信裏還夾上一篇抒情詩「紅花一朵」，你要我給它批評、批評。對於詩一知半解的我，不得不連呼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如果你是出自真心的話，那我只好班門弄斧，獻獻醜了。

你的詩，在技巧上已有顯明的進步，在內容上，則大有研究的必要。

.....

要不是我對你有真情意，

夢裏怎會形影相依？

第二天清晨，

我痴迷地採下紅花一朶，

用我那心靈的箭，

將紅花射進你那思念我的心。

這是「紅花一朵」詩中的一小段，由詩推究，你似乎傾向了個人主義的思想道路，與現實生活脫了節。不然你是不會追尋美夢和依戀紅花的。我想，你那從牛角尖裏射出的紅花是不受你愛戀的人歡迎的，而受歡迎的却是從生活的戰場上射出來的紅花。……

你說過，詩人的感情是濃厚的，但詩人更應有豐富的生活經驗。你却被感情淹沒了生活的痕跡。這是詩創作上的一塊絆腳石，要是不留心 and 把石塊搬去，終有一天，你是會被絆倒的。

你讀過了好幾本詩論，讀過了許多世界名詩人的詩集，和懂得不少世界名詩人的生平。而你寫的詩却走上不正確的道路。由此證明，理論是並不是完全可靠的；換言之，可靠的倒是實際，從實際裏體驗，才能創作出有血、有淚、有生活氣息的詩篇。

……臧克家是你經常向我提起的詩人，你很愛讀他的詩，很佩服他的詩作。但是，你可知道他對待生活是怎樣的嚴肅呢？他的每一篇詩作裏，都有極豐富、極實際的生活縮影。就以「生活」一篇來說，他對生活是多肯定，多逼切，多嚴肅呵！他寫着：

這不是混着好玩，這是生活。

一萬枝箭埋伏在你的周邊，

伺候你一千回小心裏的一回不檢點。

瑩：你佩服臧克家是在於他詩作的內容，抑是在於他詩壇上的名望呢？要是後者，你的錯誤是不可原諒的了。因為，詩人的和名望是隔着一道鴻溝：有名望的詩人，不一定能創作好詩，能創作好詩的不一定是有名望的詩人。所以，在不正確的觀點上評論詩，那麼就有不少好詩被名望所抹煞。但，像克家那有生活意識的詩，却永遠是受人歡迎的，名望對他是起不了什麼作用。……

因為年代與國界的關係，詩人對待生活有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見解。

試看，有俄國詩祖之稱的普希金，他又是怎樣對待生活呢？假如和臧克家並排相比，那麼克家對待生活是以「攻」為主；而普希金該是以「守」為主了。你不妨讀讀：

假如生活欺騙了你，
不要悲傷，不要心急！
陰鬱的日子須要鎮靜，
相信吧！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。

心永遠憧憬着未來，
現在却常是陰沉，
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會過去，
而那過去了的，就會變成親切的懷戀。

瑩：這裏和你談的是詩人對生活的看法，作家們對生活的看法，容後詳談。主要的
是提醒你，要走出個人主義的圈子，投向生活的懷抱。這樣，有一天你的詩作，將會有
新的內容，新的風格，和新的生活色彩。

你是個有熱情、有思想的女孩子，我相信你是不會取笑我放膽地胡扯吧！向來，你
是聽從我的一言一語的。因此，我對你更忠耿、更關懷、更以身作則的做到我對你談及

的一切，使你感到安心、信服。

可不是嗎？對世界詩壇與文壇稍爲有貢獻的詩人與作家們，總是鼓勵我們要熱愛生活，從生活裏吸取創作素材，通過了筆，反映生活的實情和動態。

.....

瑩：在漫長的假期裏，我曾投身到芭場去熬鍊，受烈日的煎迫，受生活鞭子的抽擊。我明瞭種芭人的生活是多麼的痛苦。在芭場上曾留下我的脚印和滴下了我的汗珠，芭場的一切，都觸發了我的感情，和創作的慾望。這樣，我便可靠這筆血汗錢來繳交學費，以及雜費。這樣，我對芭場便能作深一層的了解，使到在創作時，避免了無病呻吟，避免了盲目的叫喊：「芭場真熱呀！種芭人真苦呀！……」等抽象的語調。……

你雖在遙遠的S坡求學，可是，你出生在山村，長大在山村，對芭場該要熟悉的。可惜你却沒瞻仰過芭場的廬山真面，和體驗過芭場生活。要是，你一定會創作出不少有關芭場生活的詩章。

你是出生在富有的家庭裏，從小便嬌生慣養，你父親是個擁有幾十依格（英畝）樹膠園的小園主。因爲家庭環境許可，才把你送到S坡升學。你的母親對你又是那麼愛惜，把你看作掌上明珠，不允許你做勞力的工作。多少次，你向我表示厭惡這種依人籬下的

生活，你有你的理想，你有你的前途。

你說我雖落魄、潦倒、窮困。可是你却喜歡和我在一塊過日子，讓我們苦痛是一個，快樂是一個，在困苦中考驗愛情是否堅貞。在困苦中爭取歡樂與希望的明天。

你可記起，有一次你欲隨我到芭場去玩玩，和認識認識芭場的一切，不幸的是你母親知道了這回事，會給你嚴厲的責罵，說你吃飽沒事做；當時，你沉默不語，失望地看着我離去了。今天，我的心還在慚愧着，想起真對不起你，使你心靈籠罩着內疚的陰影。

瑩：由於緬懷往事，使我對你更尊敬，更信任，要不是我們能彼此了解。今天，絕不會在書信裏掏出我的心給你分辨黑白，更不會在書信裏交換對文藝理論的意見，和更多有關社會與學習的問題。末了。

讓我們熱情的心緊緊相連！

赤揚

×月×日

把握現在，創造未來

瑩：

每次我給妳寫信，都招來了不少的煩惱和難堪，一些好管閒事，和愛開玩笑的同學們，經常嘲笑我，說我過於多情，說我人靜心不靜，心湖裏老是蕩漾着愛情的漣漪。

人靜心不靜！是的，他們並不胡說。甚至，有一次妳給我來信時，也會誠懇地勸告過我：說一個青年應該朝氣蓬勃，做事要振作起勁，不然，像我這樣沉默寡言、死氣沉沉的人，令人看了委實有點不大順眼。但，在書信裏我不是向妳解釋得很清楚嗎？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，這雖是一句不很合邏輯的話。可是在不合邏輯中倒有幾分道理。至少，我就有這種感覺。我想由沉默寡言的本性，一移而成爲滔滔雄辯的人，而後果却適得其反。我始終認爲沉默本是一種良好的本性。這並不是賣花讚花香，事實就是這樣。因爲，只曉得信口開河，嘩哩嘩啦的發表滿篇宏詞偉論，也無補於事，倒不如低首下心，的多做事，少說廢話來得切實。

瑩：我和妳只不過站在學習與研究的立場上互相通信吧了；由於同學們的挖苦和嘲笑，使我們之間的友情更增進、更融洽，這些障礙友情發展的枝節算什麼？難道沉默的人心湖裏所蕩漾的盡是愛情的漣漪嗎？又難道書信裏所流露的盡是愛情的話語嗎？我想並不見得吧！假如妳有讀過魯迅和許廣平合著的「兩地書」、冰心的「寄小讀者」、朱光潛的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」、連士升的「海濱寄簡」、以及中外古今名人的書簡的話，那麼，對於書簡的形式內容以及價值，會知道得更清楚，更透澈。再說，即使是一篇好的愛情書簡，在文學上的價值也是不能磨滅的呵！就以女作家喬治·桑寫給詩人繆塞的情書來說罷，信裏除了敘述私人的愛外，還充滿着對人類的愛。瑩：在文藝創作那漫長崎嶇的道路裏，妳走的是詩的道路，對於書簡文學是不很關注的。所以不妨多費筆墨，和妳多談幾句，即使不能拋磚引玉，也不會過於空談吧……

瑩：爲了澄清我們的心，爲了我們茫茫的前途，更爲了我們新生的祖國。我們應在沉默的現在努力，以便創造理想的未來。一向虛懷若谷、蕙質蘭心的妳，想必更關心這點罷！

上封信我曾對妳說過，人總應珍惜他的青春。何況，現在正是綠波蕩漾的春天，更應檢討以往，及時努力才是。否則，整日吊兒郎當的，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生活

着，說起來小而對不起自己，大而對不起祖國。那麼，內心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了。

只要留心周圍的事物，觀察一切生活細節，妳總會發現許多珍貴的寫作素材。妳不是正在求學中的女孩子嗎？想妳對同學日常的生活是熟悉的。妳是否會發現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有點異樣呢！如有，何不多寫些以學校生活為題材的東西。

如果妳不嫌棄的話，我可舉個簡單的例子。一天，放學的鐘聲響了，奈因當日天不作美，雨水綿綿，一向不慣於帶雨傘的我，只好站在教室邊緣，等待天色開朗的時候。這時，那平日頂健談的女同學們便吱哩喳喳的大談特談了：一個說將要嫁個有錢有勢的丈夫，做個雍容華貴的女人；一個說將來要做個樸實無華的賢妻良母；一個說將來要走出廚房，和男人一樣幹一番偉大事業。雖各有所見，但未免近於天真。前些時候，我寄上給妳批評指正的那篇短篇小說「三女性」，便是在這種情形下寫成的。妳說該小說的佈局文筆都不錯，害得我忙補充說：「那裏，那裏；過獎，過獎。」……

瑩：妳認為只一味嚮往美好的未來，而不把握現在的人，他的前途是黯淡還是光芒的呢？我想不必在此論斷，事實終歸勝於雄辯的。

記得以往妳還沒轉校的時候，清早到校我們便散步在紅土山邊。有時，一陣清涼的晨風吹過來，那棵棵的松樹發出了「咻咻」的響聲。呵！那不是松濤嗎！妳說：在松樹

下聽松濤響是最有詩意的。難怪，在那段歲月裏，妳寫了不少詩篇，而多半已收在妳第一本詩集「松濤聲中」裏。還有，在這段歲月裏，妳說了许多心坎裏的話，妳把世上的一切看得太容易了。當時，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這也難怪，因為當時妳才唸初中二，也就是和我初相識的時候。我們的相識，似乎有點神祕，爲了紀念這難忘的一刻，我曾寫了一篇抒情詩「辮子姑娘」，發表在「××週刊」裏。

瑩：自從妳轉向獅城××中學肄業後，一切都有所改變：妳比往日更大方，更熱愛工作。妳的心隨着歲月與環境的磨鍊，越來越堅強了，妳懂得了許多正確的道理，妳的思想更開朗，妳的胸懷更廣闊了。是的，人是會變的，只要走對了路就會愈變愈好。讓我向妳致個新的祝福。祝福妳未來的日子像天上麗宮，鮮花開放。……

瑩：農曆新年又將來臨了，我希望妳能回到山村來，以便見見朋友、家人，和表懷一下對鄉土的戀情，到時我會在火車站迎接妳的。

握手！

赤揚

×月×日

在學習國語的浪潮裏

瑩：

這也許是你受了我的影響，你讀了我不少的信；所以，你寫的信已突破了呆板的舊形式，爽爽直直，有什麼寫什麼，沒有顧忌，也沒有拘束，說來這是好的傾向，望你能加以發展。

你的信雖簡鍊，但不像你的詩那樣含蓄，洋溢着青春的感情。不過你所訴述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；甚至，還觸發我要向你討論的許許多多問題。

每一個假期你都得從繁華的獅城回到久別的山村來探望家人，見見熱誠的朋友，和換一個環境，過一段幽靜的時日。但，這一個假期你却第一次的留在異鄉。你說，你不想收拾行囊重歸山村的懷抱，是因為你想藉這漫長的假期來補習不及格的科目——國語。

當我曉得你的國語不及格時，那真使我懷疑和憂悵。記得當年你會向我提過：國語是你很感興趣的一科，為什麼今日竟搞到如此落魄的下場？歸咎起來，也許你不會掌握

一個良好的學習方法和步驟吧！

瑩：前些時候，我也和你一樣，對於學習國語的確感到頭痛。一來不感興趣；二來因爲語言上的隔膜，對於教師的講解，似懂非懂。因此引起放棄學習的想法。還好，我到底不會這樣做。

你是一個有讀報習慣的人，假如你有注意的話，你一定會讀到許許多多有關學習國語的新聞。近些日子來，星馬會一度興起學習國語的浪潮；不管男女老幼，不問種族膚色，個個都興致沖沖，趨之若鶩。使你看了不得不引起內心的共鳴，而立下迎頭趕上，不願落人後之意志。

況且，一些報張及雜誌都不惜版位，大力提倡和鼓吹；有的開闢專欄，有的盡量容納翻譯的馬來文學作品及理論。這樣，使學習者對國語更感興趣，和懂得更多課餘的常識，這難道不是一種好現象、好風氣嗎？

瑩：讓我們拼棄以往那不正確的觀念吧！我們不要固執地認爲我們華人有的是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，貧乏的馬來文化和中國文化相比，真是有小巫見大巫之概，因此便認爲國語不值得學習。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，如今我們已是馬來亞的兒女；換言之，馬來亞也就是我們的祖國。誰不熱愛祖國？誰不熱愛祖國的文化？因此，我們除了學習母

語外，國語是絕對不可放棄學習與輕視的。

瑩：在這學習國語的浪潮裏，難道你還願意做湖裏那靜寂的死水嗎？假如你是關心祖國、關心你的將來的話，我想你是不願意這樣做的。反之，你也許會希望這沸騰的浪潮來得更利害些、更長久些吧！

無論在經濟上或能力上我都勝不過你：在經濟上來說，我買不起一本完善的「巫華字典」；在能力上來說，我沒有像你那樣冷靜的心。況且，又患上了深度近視。這一切打擊，始終不能消沉我對學習國語的愛好；而且每一個難關我都要克服。

只要有耕耘，多少總會有收穫的，日前，領了×報寄來的稿費通知單，不多不少，剛好二十元，除了配驗一副眼鏡外，還買了一本完善的字典，這使我感到多喜悅呵！但是當我回想起那三百餘度的近視時，又使我感到難過。我沒勇氣掛上眼鏡，一掛上去心裏就蠻不自然。而你却例外，眼鏡和你似乎結下了緣份，但你戴的眼鏡幾乎是平光的；記得你會說：掛起眼鏡才像詩人，像作家。一來雅觀；二來可以「出風頭」。說來那該是多荒唐呵！

向來我是不愛說閒話的，不過須要時我是會說幾句。接下去我們還是談學習國語的問題吧！因為「語文是民族的靈魂」(Bahasa Jiwa Bangsa)，而且，更「確信我們的國語將

能團結本國人民」(Y akan-lah! Bahasa Kebangsaan Kita akan menyatukan sakalian ra'ayat negeri ini)。是故，人民和國語是有着切身關係的。曾有人爲此寫下了感人的詩文；曾有人爲了它寧願付出一切代價：無論時間上或金錢上都一樣。

瑩：算起來我學習國語還不上一年的時光，但，由於自己靜靜的自修(Diam Ubi)，成績還不錯。而且還試譯過一些簡易的馬來文學作品及「班頓」。目前還譯得不好，我想只要長久幹下去，總有一天會譯得好的。

爲了表現我對學習國語的心得，及對國語的信仰。近來我開始寫一篇約在三萬言左右的小說。名爲「霹靂河邊上的兒女」(Anak² di-tepi Sungai Perak)。現在還在趕寫中，待脫稿後，我會寄上給你批評批評。

寫了好幾年的文章，我從來不曾寫過這樣長的東西。但是，這篇東西從收集材料、打腹稿，直到如今寫大綱開始動筆時止已將是一年的時間了。

關於該小說的內容，我只能在此作個簡畧的介紹：這是一個愛情故事，不過主要的意旨還是啓發人們對學習國語的興趣，內容通過一位情竇初開，活潑伶俐的女學生——方慧莉，和一位同籍國語教師怎樣產生了敬慕和相愛的心。而且對國語不感興趣的方慧莉在該教師的鼓勵和協助下，又怎樣提高了國語程度，而獲得「國語週」所舉辦的國語

演講比賽冠軍。……同時，在該小說裏，對於一些驕橫胡爲的阿飛，也曾給予揭發、責斥和痛擊。……爲了不至浪費筆墨，恕不能在此盡述。……

瑩：請你不要把我當作「江湖客」看待吧！我並非在自吹自擂，以你對我的了解來說，你早已明瞭我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。在此，我主要的意思是勉勵你對國語的愛好；這對於你，甚至對於我都有好處，希望你除了在假期裏專心補習外；在課餘時，還得補充國語讀物，多用國語書寫，多說國語；或收聽星馬電臺所廣播的國語節目亦未無不可。

……。

瑩：你寫不完的是詩篇，我寫不完的是文章。我只希望你能牢記我對你說的一切話語。

未了！情長紙短……祝妳
青春常駐。

赤揚 X月X日

河岸上的橡膠樹

瑩：

想妳該會讀過狄更斯的「雙城記」吧！假如還沒讀過的話，站在一個文藝愛好者及寫作者的立場上來說，是很說不過去的，因為那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。記得在三年前，我曾囫圇吞棗地、不求甚解地讀過，直到今天，由於見識及時代的不同，重讀起來，更覺得它生動有力，價值連城。

在該書的第一章「時代」的第一段裏，便大大地表現出作者的寫作天才，不妨抄給妳讀讀：「那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那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；那是信仰的時代，也是懷疑的時代；那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時季；那是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絕望的冬天……」，縱觀起來，這種恰當適宜的對稱，在文學上是佔着重要地位。曾有人說：「文學是沒有國界的，更沒有時間性的。」我認爲那是至情至理的話，目今，我們住在不同的土地上，那麼你我所處的環境也不同了。

瑩：如今又是雨季了。每一年當雨季來臨這新生的土地時，都給我帶來了幾許憂悵愁傷。平日，我愛向綠色的窗前遠眺，我愛天空那浮動的白雲，我更愛河岸上那棵橡膠樹，因為那白雲潔淨得像妳的衣裳，那橡膠樹青蔥蓬勃，正像妳成長中的青春。

十年了！是的，十年了。在這段日子裏，我們和這裏許多的人們一樣，在這山村裏平凡地渡過。從前，當我們初搬來這裏居住時，那河岸上的橡膠樹才不過像手臂那麼大，經過了這段滄桑歲月，如今已是綠葉成蔭了。

瑩：妳痛恨雨季嗎？我却恨透了。可不是嗎？天老是哭喪着臉，綿綿的細雨，挾着微微的風在飄灑着，天空再也看不見白雲了。河岸上的那棵橡膠樹，也朦朦朧朧的，只見一個暗淡的輪廓了。

每年在這雨季中的南國的冬天裏，這橡膠樹葉子却落得光禿禿的！只見紅葉滿岸，看了使人引起蕭殺的感覺。葉落，葉出；葉出，葉落。瑩：妳離開這河岸上的橡膠樹，已兩年了。可是，這兩年來，山村裏的一切變動，妳可曾知曉一二？這裏有智慧，有愚蠢；有光明，也有黑暗的縱錯交集。

兩年前，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，時光易逝，往事還歷歷在目。我想，像妳這樣聰明美麗的女孩子，也許記得比我更清楚吧！

瑩：當年，妳經常在那水聲淙淙的小河邊洗衣裳，河水帶走了妳的童年。可是，妳那美麗的情影，在水中蕩漾，却使妳增添了不少的歡樂。有一次，我躲在河岸上的那棵橡膠樹的背面，向小河擲了一塊小石，水花沾濕了妳的衣裳，妳把垂向胸前的辮子向後一撥，一雙水銀燈似的眼睛，暴露出不愉快的表情，向四方顧望。當下，我向妳陪不是，一切也滿意了。而且還種下了今日我們那堅強的友情的根苗。

……說起那棵橡膠樹，的確有幾分詩情畫意。因為它亭亭玉立地生長在河岸的斜坡上，這裏有的是清風絮絮，河水淙淙。白雲藍天，蘊藏着大自然的美。難怪當妳啓程的那天，妳對它產生濃厚的感情，掀動了離別的情懷；不然為什麼妳會靠着它，偷偷地抹拭着眼淚？

瑩：好幾次，在這橡膠樹下，曾留下了妳我熱情的腳印，我們在那裏談了許多話；我們兩顆年青的心，曾抱着一個大膽的希望：妳希望有一天能成為馬華詩壇上的詩人；我希望能成為馬華文壇上的作家。可是，妳寫了好幾年的詩，我寫了好幾年的文。說來，妳却比我勝得多了。因為，妳曾出版過詩集，雖然我也有出版文集的意思。然而，像我那些內容貧乏、技巧低劣的東西，怎敢厚着臉皮捧出來見人呢？

話雖是這麼說。始終還是「文章是自己的好」。一個母親，盡管她的孩子怎樣醜

陋，她還是疼愛她的孩子。何況是由自己搜盡枯腸、費盡心血而寫出來的東西。不過，既然出版也別無他意，只不過留作紀念罷了。

在這裏，我只希望得到妳的鼓勵，不至聽得到妳的嘲笑。當然我是比不上妳的，妳有的是豐富的感情，和超越的天才。在那橡膠樹下妳不是說過嗎？妳說有一天妳的詩歌出名了；我的文章出名了，讀者一提到妳便會想起我，一提到我便會想起妳。那時，妳是詩人，我是作家，可是，這到底是一場美夢呵！詩人，作家，這談何容易！還是回到現實來，加緊學習，充實自己吧！

瑩：我會對妳說過，自妳離別山村兩年後，一切都變了，現在我要向妳敘述的是好的變。向來，山村決少文娛活動妳是知道的。但，這裏一羣有上進心、有熱情的青年，却組織了一個話劇會。目前，他們正在排演着劇作家夏衍的名劇「水鄉吟」。對於話劇，我也頗感興趣；好幾次，我曾參觀他們的排演。當然，他們對於演技、燈光、佈景等方面還是缺乏經驗。不過，這缺點慢慢是可以克服的。值得關切的，還是道具及演出的成敗問題。關於日後演出的成績，我將會很詳細地給妳報導。……

是的，世界上的一切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美滿……這裏也有不少自甘末落、跟不上時代的青年，在醉生夢死中過日子，他們被人拉着鼻子走，還像猴子般，嘻皮笑臉。

好的是，我們走的是同樣的路：我熱愛太陽，妳也熱愛太陽；我愛戀紅花，妳也愛戀紅花。雖然，我們精神上痛苦，但這痛苦却準備迎接一切美好的來臨。……

瑩：可能的話，我希望妳最好能回來走走，不然，對於家庭一切變遷是無從知道的。本來，我不想把一件不滿意的事告訴妳，不過我又怎能隱瞞了解我的人：由於各種客觀原因，使妳父親賣了整十「依吉」的膠園，以及開除了幾位割膠工人。照理說，妳爸這樣做是很不對的。要是當時妳在家，我想妳也不敢任意批評，或加以干涉。因為，兩種不同思想的對立，如不相讓，是很容易鬧出不愉快的事，以使築起父女間感情的高牆。

……

近些日子來，天天刮風大雨。風停了，雨來！雨停了，風來！給山村的人們帶來了不少的煩惱。在這惡劣的天氣下，他們怎能工作呢？他們的生活彷彿在朝不保夕的氣氛裏。不少的膠園已開始翻種了，不翻種的，也逐漸的枯萎了。那枝葉零零落落的，膠汁少得可憐。要不是近來山村外多開了整十「依吉」的新芭，讓他們種香蕉、種雜糧來維持，那可教他們呼天不應、入地無門了。

瑩：雖然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多半是不稱心、不快意的事，但是，現實怎可以逃避

呢？要挽救，要改造，只有回到現實來。

有一次，我在信裏，曾對妳說過：「好人是不會寂寞的。」我所說的好人是指有進步思想、不逃避現實的人，而要達到這好人的標準，還得從生活中、從書本中充實自己。何況，像我們經常搖筆桿的人，不看書就等於和尚不唸經、打仗不帶槍彈那樣可笑。在可能的情況下，總應盡量多讀幾本好書。作家高爾基想妳是不會生疏的吧！妳可知道，他對書本熱愛到什麼程度呢？他說：「……愛好書籍吧！它會使妳活得更容易，它會像朋友一樣幫助你辨別五光十色的混亂思想，感情與事件，它會教你尊重人類與自己，它會用熱愛世界與人類感情使智慧與心靈得到鼓舞……」他又說：「我愈讀得多，書本愈使我跟世界親近，生活對我愈變光明，有意義……」名作家的理論不妨多抄些與妳共勉，和加強妳判斷是非的能力，使妳知道作家的成名決非偶然的。生活把他鑄鍊成一塊鋼鐵，不然高爾基是寫不出「我的大學」、「童年」以及「在人間」三部偉大傳性的作品的，就以他第一篇小說「馬加爾·朱德拉」來說，那現實的題材和奔放的熱情已表現出高爾基的文學寫作天才。但，這天才不是天掉下來的，而是從學習、從生活中得來的。要知道他撲在書籍上，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麪包上一樣。……

登：上月，趁一個假日的機會，我又乘了火車，到獅城來找妳，那一段時刻却使我

留戀極了。妳還記得嗎？當天晚上我們一同到「奧迪安」戲院去看「冰上姊妹」，對於那北國冬景，真使我羨慕極了。我看到入神時，妳却嘮叨不休，要是記錄下來，確不下萬言呢！從妳的話裏，我知道妳一切都開心滿意，因為妳處在美好的天地裏。……

不錯，「三句不離本行」，那天我們也曾談及馬華文藝的創作與批評的問題與路向，但那只是蕪蕪之見。在山村裏，愛好文藝的青年也不乏其人，大家都不分彼此地站在學習的立場上互相引導，互相勉勵。沒有誰唱其高調，更沒有誰嗤鼻子。這可說是一種好的傾向；不知貴校一些愛好文藝的青年是否能這樣做？也許做得更好。

瑩：歲月像雲煙過眼，接着假期又來了。這一次妳該會回到山村來了。妳的國語也許比上學期更進步了。在此，我希望妳能買些書回來。因為，我倆迎着微風，坐在河岸上那棵橡膠樹下看書是頂寫意、頂幸福的。……

末了，願妳像那河岸上的橡膠樹一樣：永遠翠綠美麗。

赤揚 ×月×日

月圓人未圓

瑩：

向來，我對於詩詞是懷着獨特的喜愛妳是知道的；尤其是對李後主那些委婉淒切、感舊傷時的詞。有一次妳來信時曾抄贈後主的「子夜歌」給我；當月圓的時候，我常憑伏在這綠色的窗前，傷感地吟誦着這齷詞；對於「高樓誰與上」？那發抒情感的一句，使我在無形無意中，回憶起以往的一片情深，以及想起今日的孤單寂聊，而念起「月圓誰與賞？」的仿句了。

我想今夜獅子城的月，也和這裏的一樣圓、一樣美吧！不，也許比這裏的更圓更美！曾經有一次，我乘着假期的機會，到貴校宿舍去找妳。當時，妳正全神貫注地在和妳的老師、你的同學研究功課；我不想打擾妳，只是靠在校門前的那棵松樹幹上，等待着下課的響鈴。妳可記得：當晚正是月圓的時候，在那獨立橋上，在那勞動長堤邊，我對妳說了許多衷心的話，和檢討着生活與學習的問題。可是，月圓人圓的時刻畢竟是短暫

的，倏忽又帶來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的幽情愁緒，一道星加坡海峽又把我們隔開了；一條星柔長堤對我們愛情的連繫，還不如片紙相通。……

是的，「多情自古傷離別」，離別的確帶給多情兒女痛苦的感受。我是過來人，當然妳也是過來人；難道對於此中的痛苦，不無一絲感受嗎？我不畏懼人們說我痴情，一味在愛情的領域裏打圈子，我始終認為愛情對於任何人都是重要的。主要的祇是在於會處理與不會處理的問題。

瑩：每當我想起妳，總覺得自己一無所用：不但精神差，而且功課也差。和妳相比，真有天淵之別了。妳不但「的了呢嗎」搞得通，「ABCD」搞得通，而且「X+Y」也搞得通。難怪在校裏，同學們都在妳的頭上加了一頂「高材生」的帽子。

妳除了搞好這三科以外，其餘的時間，都用在閱讀課外書上。這樣，你便讀了不少的書；雖然比我讀得少。由於妳對於詩人懷着極大的信心，與極濃厚的希望。所以，妳只讀詩集、詩論、詩評，以及有關詩人生活的書，而我却例外，我除了讀詩外，還讀戲劇、小說、散文等書。照這樣看來，我所懂得的事情，也許會比妳多。在覽閱羣書中，使我懂得詩人、作家們對於愛情的處理及觀感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渴望着愛情：因為愛情好像一泓春水，可以溫暖人們的心；像一把熱烈的火焰，可以照亮人們的前程。

相戀的就戀，

怕什麼眼色，怕什麼閒言！

不看天空的彩雲，

一有機會就緊緊相連？

瑩：這不是詩人們教我們要勇敢地去追求正確的愛情的詩句嗎？但是正確的愛情是要專一的，絕不可朝秦暮楚，妄爲從事。你不妨讀讀下段至情至理的詩：

新打柴刀不用磨，

有情妹妹不用多，

有情有意戀一個，

當得月亮照山河。

是的，我也曾這樣嚮慕過：「爲了純真的愛情，我願意把一切呈獻。」但是，在我所知道的詩人底羅曼史中，歌德似乎是例外的，據說他一生中共經過二十五次的愛情生

活：也就是說他曾經愛過二十五位少女。這數目的統計，委實驚人。妳可知道，當他八十多歲時還愛上一位十餘歲含苞待放的少女；說來真是白髮紅顏，文壇佳話。又據說曾有一次，他因為愛上一位有夫之婦夏綠蒂，而嘗受了失戀的痛苦。在這種痛苦的情形下，使他寫成了一本驚震文壇、為少男少女所愛讀的書——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。妳是否還記得該書序詩中的前兩句？

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？

妙齡少女誰個不善懷春？

歌德這兩句情詩，可以說已成爲千古絕唱。

瑩：在各種不同的愛情故事中，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「泥土的愛」底故事。蕭邦這個名字想妳不會生疏的罷！他是波蘭一位出色的音樂家，有一年，他要離開愛人到法國去了。於是，他的情人爲了使他不致招來相思的痛苦，便抓了一把祖國的泥土，用白布包着送給蕭邦。一方面可使蕭邦聞到祖國的泥土氣息時，再也不會忘記祖國的一切災難。

記得當年你我分離的前夕，天空月正圓，妳也曾送我一面粉紅色的手帕，手帕上妳

親自繡上蘇東坡「水調歌頭」最末兩句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直到今晚，我還是那麼珍惜它！我接二連三地抹着飄灑在臉上的露水；因為我在窗櫺上憑伏得太久了。當時，我一直回味着那手帕的清香，而感到有點飄飄然了。

瑩：不瞞妳說，我的確太想念妳了！有時，我整夜失眠；有時我在寫稿時，莫名其妙地誤寫上一個「瑩」字，對於離別帶給我心靈的創傷，我真不知該找什麼來填補。我經常唸着拜倫的詩作「想從前我們倆分手」來自慰。妳是一個對詩創作有基礎、有心得的女孩子，想妳該會讀過這首詩吧！

想從前我們倆分手，
默默無言地流着眼淚，

預感到多年的隔離

我們忍不住心碎；

你的臉冰冷、發白，

你的吻更似冷冰。

呵，那一刻正預兆了

我今日的悲痛。

螢，在這個月圓人未圓的夜裏，不管是月亮怎樣的明朗美麗，在我的眼中却變得暗淡無光。「心事莫將和淚說，鳳笙休向淚時吹」。但，偏是這麼湊巧，在這月色朗朗的夜裏，我却聽到了陣陣感人的笙聲。一切心事只感到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」

這也許有人會笑我過份兒女情長，說生活本是一片海洋，又何必在相思樹下如痴如狂。可是，一代詩人歌德却是這樣，又何況我們！尤其一念起妳那「慢臉笑盈盈，相看無限情」的面龐時，又怎不教我掀起思慕的心？……

螢：「許多年來我和妳，走的是一條道路」，所以在這月圓人未圓的夜裏，我對妳說了不少心底裏的話，我只願天上浮雲，能傳達我們的音訊。……末了，讓我們並着肩，走向太陽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

赤揚

×月×日

在那白雲下

瑩：

假如說在苦難的歲月裏唱的是苦難的歌；在歡樂的日子裏唱的是歡樂的歌。那麼，這在於我就像久煉的鐵一樣：永遠堅硬；像沉浸在黑沉沉的漩渦裏的石塊一樣：永遠不被流水沖走。因為，這些日子來，我從不會有過安寧的精神和冷靜的心。同時，我不爲苦難而低頭，更不爲歡樂而沉醉。苦難的歲月不會纏繞我太久，歡樂的日子也不一定會久留。我永遠堅信着這一成不變的真理。我要看看河水會不會倒流，山峯會不會陷沒；和一向對我忠心耿耿的你，會不會變了往日的心。……

我不曉得用怎樣的字眼來形容時間的過去。我只知道，時間就像一位清秀多情的辮子姑娘，手裏拿着一本剛出版的詩集，從我這綠色的窗前經過。我正想擱起筆、收起稿紙，和深吸着那口助強文思到來的煙，匆匆地追尋這姑娘美麗的情影。可是，一會兒她已走得那麼遠了，我只好苦等着這一位可愛的姑娘重新到來經過我的窗前。同時，我更

願意坐在窗前那棵相思樹下；不管是饑餓抑是乾渴，我還是要等的，以表明我對她是怎樣的熱愛、怎樣的痴情。

瑩：我想你一定會猜疑我把時間來比喻你。是的，假如你真的是這麼猜想的話，那我可要大大地敬佩你的敏感聰明。因為，我想念你在每一個時刻都一樣。能滋養我的心的，不是陽光、空氣、水份，而是你呵——一位未來的馬華詩壇上的女詩人。

對於你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你說孤零零地負笈異邦，心靈上感到多惆悵、多寂寞呵！這種觀念是錯誤的；要知道：「好人是不會寂寞的」。何況，在鬧市裏混久了，對於社會的種種，更會有深一層的認識；你會看到許多不同的笑臉，和聽到許多不同的哭聲和笑聲。………………

瑩：你的時間的寶貴我是知道的；你除了做校裏的功課外，還得讀詩、寫詩。我經常在報紙或雜誌裏的文藝副刊上，拜讀了你的詩作。那流露着豐富情感的詩句，真使我羨煞、使我陶醉。爲了使你能早日成爲人們所熟悉的女詩人。所以我不希望你常常來信。同時我也不歡迎你這樣做。不過，在不妨礙你學習和寫作的情況下，我却希望你能把要緊的事情及真摯的話語在書信裏短短的傾訴。

我從來不會辜負過你的期望；你也不會辜負過我的心。前幾天的一個清晨，和煦的

陽光，照着我那綠色的窗櫺，我懷着一顆悵悶和希望的心，還在那引人遐思的窗櫺上，滿腹的話語不知向誰傾訴。已經疲乏的眼睛，似乎也失去了光彩，只是瞇瞇地向遠方那綠色的曠野瞻望。對於天空那翩翩飄浮着的白雲，更激起我心情的動盪。我知道：在那白雲下，就是你寄宿的地方。所以，我希望能從那裏得到美好的音信。不知等待了多少時光。我終於從「綠衣使者」的手中，接來了一封粉紅色的信。我總覺得那等待的時間花得有價值，有意義。因為，年青人的心誰都一樣。……

瑩：以時間的推算，我們相識的時光並不怎樣的久長。但，我們之間却從友情跳進愛情的領域。而美好的遠景，却等待我們來創造。

末了，讓我們各自捫着心，互相祝福着：祝福美好的未來。

赤揚
×月×日

在春的綠波裏蕩漾

螢：

「春天的鮮花到處開，鳥兒的歌聲啼呀啼不完。」不知是誰家的姑娘，在歡騰地唱着這首「頌春歌」，一陣接着一陣，歌聲隨着春風飄送到我這綠色的窗前，使我在意料中想像着：在這長年皆夏，一雨成秋的南方的土地上，也有着鮮花朵朵、鳥啼聲聲的春天。妳和我都一樣的熱愛着，希望着春天早日來臨，但，可惜的是在這南國的春天裏，自然界的一切都沒有改變，依舊和往日一樣，到處是一片片翠綠色，蘊藏着南國特有的色彩、特有的情調，不像北國一樣，一到春天，所見的盡是羣鶯亂飛、江南草長、雜樹生花、蜂舞蝶蹈的美麗春色。……

是的，誰說南國沒有春天，不過這春天的美景，我們只能用精神去欣賞。這樣，我們的一切理想，在這新的開始裏，也無形中隨着春風，在春的綠波裏蕩漾。

新的開始？是的，春天的確是新的開始；也許在這個日子裏，妳會改變往日的一切

所爲；好的加以發揚；壞的加以鏟除。也許妳會由悲觀變成樂觀，由懦弱變成剛強。這難道不是春天所賜予妳的恩惠嗎？望妳珍惜它吧！

瑩：時間是不等待我們的，如果不迎頭趕上，加緊努力，照理說是太愧對自已了。要知道：一個人的青春，在一生中只佔着一小段。有思想、有抱負的人是永遠珍惜他的青春的。否則，日後一事無成，再來憂傷，已經太遲了。

在這綠波蕩漾的春天裏，妳是一個詩才橫溢、感情豐富的女孩子，該會有一番感想、抱負、與希望吧！你爲什麼不多寫幾篇頌春詩呢？沒興趣？沒時間？我想都不是吧！一個創作慾強的作者，他寧可廢寢忘食的去完成他的作品。妳不是說過，寫詩是妳重要工作之一，而且還準備出版第二本詩集？

瑩：說起我也委實太不行了。本來，散文是我頂有興趣，也寫得頂多的一種文體，我不該放棄這種工作。可是，好幾個月來我却不曾動筆寫過一篇呢！因爲，我太會原諒自己了：我替自己安排下數不完的明天。好幾次，我想寫一篇寄上給妳批評；可是，那漂亮的標題「當春天到來的時候」雖然早已端端正正的寫在綠色的稿紙上，但是，總想不出一句美滿的開頭。好的是，我手上執着的是鋼筆，要是毛筆的話，墨汁沾了又乾，乾了又沾，一張稿紙，始終是填不滿的。

這並不是說我的寫作力衰退，而是一篇將要擺在你面前的東西，我不敢輕易下筆，急就成章。因爲一篇成功的散文，除了要有豐富的內容之外，還要有優美通暢的文筆。記得去年春天，我曾粗枝大葉的塗了一篇「春天的膠林」發表在××文藝雜誌裏。三幾天後，便接到了你的來信。你說文筆可算得優美了，可惜內容不很現實，縱筆胡扯。我終於勇敢地接受你的批評。從此我更相信：一個在膠林的懷抱裏長大的人，如不深入體驗生活，也無法寫出很深刻、很滿意的作品。你認爲對嗎？

瑩：謝謝你寄來「西廂記」及「銅鑼聲中」各一本；翻開了第一面，便看到了你那清秀蒼勁的字跡。上右角寫着：「赤揚友留念」；下左角寫着：「瑩贈於六一年初春」。在這春暖花開的日子裏，接到了這份禮物，當時，我喜悅的情景，實難找出形容詞。

因爲是好書，而又是一向惦念着的你所贈予的；所以，在短時期裏便很詳細地讀完了。「西廂記」的確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。王實甫筆下的張君瑞以及崔鶯鶯，幾乎已成爲人們所熟識的人物了。張生的多情、崔鶯鶯的美艷，都栩栩如生地在字裏行間活現着。你說你最喜愛書中那首名詩：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，拂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」我和你一樣，經常吟誦這首詩。……

話不宜扯得太遠，在春天的日子裏應多說些春天的話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這是句

已被人們說到爛的話，由此可見春天在一年中是最難得的。在這南國的春天裏，我最熱愛的是那溫暖明朗的陽光。每天當它從我那綠色的窗櫺照進來時，我苦悶的心扉便開了花；那空白的稿紙便填滿了一張又一張。我的腦海裏又波動着妳那美麗倩影，而不知誰家姑娘所唱的「頌春歌」又在我的耳畔奏鳴了。

末了，願妳今年的一切理想、抱負、希望都隨着春風，在南國春天的綠波裏蕩漾、迴旋！

赤揚
×月×日

南方的草原

我有過虛渺的夢想，但我也也有過切實的希望：我夢想着北方那遼闊的草原，在飄逸中印下我熱情的脚印。我希望，在南方的草原能找得一滴尚未蒸發的朝露，讓我舐進嘴裏，滋潤我的喉嚨，使我在南方的草原能拉着沙啞的嗓子來唱歌。

我還依稀記得，我在南方的草原歌唱，說起來已是一段悠長的歲月了：我曾歌唱草原的野花、赤道邊緣吹來的熱風，和照在草原的陽光……

每個有霧的清晨和月圓的夜晚，我都在默默地祝福你，和歌唱你賦予我的一切：

沒有南方的草原，

怎會有甜蜜的愛情？

沒有南方的草原，

怎會帶來幸福希望？

沒有南方的草原，

怎顯得生活的光彩？

.....

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這是北方草原的描繪，標出大自然的壯觀，使人如身歷其境，心情豁然開朗。

在北方的草原，常出現青春活潑、風姿綽約、熱情洋溢的少女，和英俊勇武、瀟灑多情的年青小伙子。他們都是少數民族，是草原上的牧羊人，他們牧羊在廣闊的草原上，他們在流過草原的清水河邊歌唱：歌唱羊羣的增添，歌唱他們的幸福，歌唱他們的愛情。

可是，你可知道，南方的草原，它是處在怎樣的境地呢？我能寫一篇優美的散文和一束感情豐富的詩歌。但，如果要把南方草原不幸的遭遇和慘痛的故事，在我黑色的筆尖上流露，在綠色的稿紙上奔騰，甚至，印上鉛字在千千萬萬的讀者眼前出現，那就使我感到困難了。

每每，當我收起了筆踏入草原的胸懷時，我的心感到難過，我的熱淚滴下草原，我

受了良心的責備，我知道南方的草原又在對我不滿了。它憎恨我過於懦弱，沒勇氣把筆寫出它的不幸。

南方的草原，就像我年青的戀人，草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；草原的幸福，也就是我的幸福。多少清晨與多少個黃昏，我老是眼淚盈眶，我那赤子之心蘊藏着對草原的愛情。……

南方的草原，你的名字是多麼響亮呀，要是有人問起你底名字的來歷，我會這樣的答道：因為這是一塊草原，它伸展在南方的土地上，雖然比不上北方草原的遼闊，可是，它有南方的色彩與南方的情調。……

多少年來，時光像流水般嘩啦啦地飛濺着。可是，南方的草原却在憂鬱中過着苦難的日子。

我說過，我是個年青的歌手，經常在南方的草原上歌唱。雖然草原上呈現肅穆悲涼；但，我的歌聲却宏偉浩壯，響遏行雲。

自孩提時起，我對南方的草原已是那麼熟悉。我矯健地、英勇地在草原上奔馳，追野兔捕飛鳥，我靜默地在流過草原的清水河邊垂釣，我知道那裏有熟透的野果，那裏是纍纍的古墳。有時，當我玩倦了，索性便朦朦朧朧地在山墳邊的黃花底下做一個甜夢。

山墳對我撩不起恐懼，反而鼓起我活下去的信念。我憑弔着那飄然的幽靈，使我洞悉了幽靈的玄祕：有的留芳百世，有的遺臭萬年。「有的人死了，他還活着；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經死了。」

南方的草原，你可曾想到，世上一切是變幻莫測的，一會是濃霧滾滾，一會又現出了明朗的晴空。永遠不變的是我對你的愛情。

山村之晨

山村裏的人們是永遠熱愛着、祈望着黎明的；他們恨不得朝陽早點爬上山崗，把陰森恐怖的黑夜驅走，使他們的心懷能得到一絲慰藉與溫暖。

是的，無論誰他們都有一個偉大而熱忱的希望；而這希望不是虛渺與荒謬的，它是合乎邏輯的，正好像山村裏的人們熱愛黎明一樣的只要他們耐心和堅毅地等待，這希望遲早總會實現的。

聽罷！不知是哪家的雄雞，多麼慷慨激昂呵！牠嘹亮地啼着，這種苦心孤詣的心情，莫非想把朝陽召喚，把在夢鄉裏悠悠哉遊哉的人們喚醒；其實，人們比牠起得更早哩！

山村之晨是多姿多彩的。每天，我總是披上毛線衣，單形隻影地觀賞着這可愛的清晨；我在山村那崎嶇曲折的小徑上躑躅，真是三步一景，五步一色。

雖然，在山村之晨裏，總是繚繞着重重的薄霧，但，這毫無傷及山村之晨的美色，反而平添了不少詩情畫意的境地。瞧吧！薄霧迷濛着景物，宛若一位窈窕淑女羞人答答

地揭開縹緲紗般的霧，笑容可掬地窺視着你，怎不教你神魂顛倒，飄飄然地掀起非非之想呢？

晨風，柔和地絮刮着，她是多麼溫馨多情呵！她把山村那泥土氣息，吹送到我的鼻門；更撩起對山村之晨的熱愛和眷戀。有時，在晨風裏更能聆聽到悅耳的歌聲，這是在拉着嗓子呢？呵！我想起了！這也許是那綽號「小野貓」的L小姐唱的罷！她是富家千金，外表漂亮，然而行爲放蕩不羈，惹得不少多情種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每個清晨她都拉嗓狂唱的，她唱的是流行歌曲，聽吧：「……你有情來我有意，一見鍾情就要兩相愛，兩呀兩相愛……」。這風騷刺激的歌聲，飄浮在山村之晨裏，大有餘音繞樑之概。……

悅耳的歌聲慢慢趨向平淡，而消聲匿跡了。接着又傳來幾聲慘淡、嘶啞的叫賣聲，「賣飽V，賣飽V……」，嗓子拖得多麼長。呵！這是個賣飽的孩子，名叫「馬仔」，身世坎坷，自幼母親便含恨長逝，只有父子兩人，相依爲命在苦難中過日子。他臉色蒼白、憔悴，毫無一絲血色，看了令人憐憫。可是，在這冷酷的社會裏，人們心懷鬼胎，爭權奪利、損人利己的念頭處處皆有，俯拾即是，有誰會把這可憐的孩子放在眼裏呢？而我——一個落魄、潦倒，與窮困交迫下的人，雖然很想給他一點幫助，但，心有餘力不足，也是枉然，只好每個清晨幫他買一兩個飽，這也帶給他一個不小的欣慰。……

已將是拂曉的時分了，山村裏那些勞動的人們，生龍活虎地湧向生活的戰場；割膠的換上了襤褸的衣裳，騎了「鐵馬」，載了膠桶，「咚咚」的朝向膠林馳騁。膠桶的響聲，多像戰鼓呵！它，勉勵人們要熱愛神聖的勞動。種芭人荷了鋤頭，哼着小調，古銅色的臉掀起片片笑容，向芭洋上走去，耕耘他們那肥美的芭場。……

……
呵！山村之晨的確是多姿多姿的，是喜、怒、哀、樂的四重奏：有人悠閒地哼着風騷刺激的流行歌曲；有人爲了生活，不顧一切地日夜奔波；痛苦是重重的壓在窮人的頭上。幸福呢？窮人却得不到一絲施捨。只有你——艷麗的朝陽，是最慷慨而慈善的；尤其是窮人感受到朝陽給他們的溫情，更是難能可貴的。

紅土山之戀

也許是生長在赤道邊緣的孩子有太濃厚的感情：他熱烈地愛他所愛的，他盡情地恨他所恨的。當他站在河畔時，他禮讚着、謳歌着河畔的旖旎風光。當他站在莊嚴崎峻的山崗時，他的心說不盡的爽朗舒暢，和敘述不盡對山崗的戀慕情懷。

朋友！你有聽過鑾河水濺濺的悲鳴嗎？它的一切都能使你的心趨向軟化，使你感舊傷時，使你在它的面前傾訴你的痛苦、你的衷情，和你對幸福愛情的幻夢。……

朋友！你有聽過紅土山這響亮的名字嗎？它高踞在鑾河邊。而我這熱情的赤道邊緣底孩子！曾爲鑾河寫過美麗的詩文。可是，我不會向誰提過紅土山，這並非表示我對它冷淡無情，不施予它熱愛和親切的心，這因爲我們相識的時間並不久長，怎能急促地產生留戀的感情？

太陽追趕着月亮，月亮追趕着太陽；黎明追趕着黑夜，黑夜追趕黎明，時光經年不息地替換，永遠喘壓在我心中的是對紅土山的感傷和懷戀。

我傷感：是因爲我生活在紅土山那段日子裏，我曾和C發生過愛情；可是，我不會適當地去處理，使它美化我的生活，擴展我的理想，我固執地憑着青春的活力、青春的感情來滿足我自己。這樣，她對我就起了懷疑，她懷疑我對愛情不堅貞。於是，她開始敷衍我、隱瞞我，甚至盡量躲避我；使我對愛情產生了空虛、寂寞和不感興趣的心。

我懷戀：是因爲我們生活在紅土山時那不能申述的恩愛深情。她天花亂墜地訴說她的夢想；我切切實實的在她面前表明我對未來的期望。

要是她不健忘的話，她一定會記起紅土山上的一個清晨吧！那是一個濃霧滾滾、幽風絮絮的清晨。我和她相依相偎，散步在紅土山那崎嶇曲折的山徑上。她那火般的狂焰、火般的熱情，溫暖了我那冷冰冰的心。她那大方豪邁的態度，使我的心和我的熱血，像脫韁的野馬，馳騁在無邊的曠野，永遠奔跳，永遠不能遏止。永遠……

在那明朗的陽光升起的時候，我們一對年青的臉，反映着青春的光彩，和歡樂的、神祕的微笑。我酷愛散文：所以我朗誦着優美的散文句子，告訴她怎樣寫一篇美麗生動、令人百讀不厭的散文。她熱愛詩歌：所以她吟咏着感情洋溢的詩句，告訴我怎樣寫一首永存不朽、一吟則憤慨激昂的詩章。這並非我和她的自滿，好爲人師。這是兩顆心暴露，在紅土山上，讓濃霧來證明它的赤誠、聖潔。

後來她說：有一天她和我離開校門時，要隨我在一塊生活着。享受着世上的一切歡樂。沒有災難痛苦，有的是幸福和愛情。……

當時，我聽了她的話，我嘲笑她把現實想得太美了。她不會想清楚，人活着到底是爲着什麼？是替社會留下一絲功績？抑是貪圖享受，嚮往浮華？

我向她表白，並誠懇地提醒過她，她對我還不會達到透澈的了解。美麗悠閒的日子我不敢羨慕，更不敢追求。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在這浮黑灰暗的日子裏，過着流浪的歲月，踏遍世上的深弄小巷，聞一聞遭遇不同的淪落人底氣息和呼訴。

這一切的話語，使她動怒了，使她不期然地流下了淚。她說我變了，變得這麼急促，這麼奇突。於是，懷着痛恨捨離了我。而且，還堅決地聲明：日後再也不會來到紅土山！多少次我向陪不是，向她解釋。可是，她說已有和她理想一致的人。我爲着保持自尊心，絕對不願再向她屈膝求情。

呵！紅土山！如今當我漫步在你的胸懷時，再也沒有人跟我相依相偎和傾吐衷情。向來不會向誰提過你的美名的我，每當追溯起這充滿羅曼蒂克的戀情，往往我會在夢鄉裏喊着你的名字，和想起在濃霧淩淩的清晨裏，那不了解我的她向我吟咏的詩句。

呵！紅土山！從此在你的胸懷上就烙印下那難以磨滅的、神祕的戀情。

鑾河戀歌

不管是黑夜和天明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鑾河。因爲，鑾河的情影，老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：我愛鑾河的樸實純雅；我更愛鑾河的恬靜和超脫。

我出生在鑾河畔，我的童年時代就在鑾河畔渡過，我愛鑾河；鑾河也愛我。我們永遠相愛，永不變心。因此，我就這樣被「邱比特」的金箭射中，跌落在鑾河的漩渦；我們彼此擁抱，當暴風雨來臨，我們抱得更緊，因爲歡樂的日子要從苦難中創造出來。

鑾河，你可曾想到：我爲什麼愛你愛得這般瘋狂與深沉？只因爲你幽怨的嗚咽，打動了我的心。

鑾河，我誠心地問你：你爲什麼嗚咽得這般悲傷？莫不是你經不起考驗？抑是經不起那寂寞？經不起……。

清晨，當濃霧還沒飄散時，我懷着憂鬱的心，悄悄地從「加冕橋」上走過。也不知爲了什麼，我一親近了你，心裏就會掀起難以控制的顫抖。或許也是我被你的嗚咽感動

了。

我走時，當我離開了你已那麼的遠了，但我還是依依不捨地回頭望着你。今天，你知道在這土地上會再有那麼熱愛你的人嗎？唉！鑾河。

有時，我站在「紅土山」上，在那裏擲躅、徜徉時。而你，鑾河！不必妒忌，雖然我和別的同伴在一起，但我的心是你的。

有人說詩人是多愁善感與洋溢着熱情的。我不是詩人，更不敢夢想作詩人，但我的感情並不比詩人遜色，我深深地愛着一道清幽的小河。它，就是我日夜思念的鑾河。

放風箏

十月，雖是多雨的季節；但雨下得並不算頻繁。有時，相隔好幾天才下一場很大的雨。所以在不下雨的那段日子裏，天空老是藍幽幽的，顯得那麼清逸，又那麼高遠。驕陽在施展着淫威，撒下一枚枚熱辣辣的銀針，緊刺着土地上的人們。……

有時雖有一陣陣的風，習習地從南中國海，或是從馬六甲海峽吹送過來；但受了悶熱的天氣所薰陶，也撩不起些微涼意，反而掀起了一陣陣濃密的紅塵，迎面撲人，雪白的衣衫也沾染得白裏透紅，怪令人厭惱的。

人是有所偏愛的，可不是嗎？儘管有人在詛咒與憎恨這惱人的天氣；但也有人，在頌揚與禮讚着這樣的天氣。

風來了，風箏便因風而起，慢吞吞地飄上蔚藍的天，修長的尾巴在飄動着、搖曳着；它的軀體也隨風飄忽着。看來，那是多有詩情畫意的啊！

這已經是好幾天前的一個下午了，我正悠閒地在斗室中翻閱和剪貼舊報，直到身體

有點疲倦了，眼睛顯得那麼沉重，偶向窗外瞭望；於是，我看見了一隻風箏，在天空翻滾着、顛轉着，跌落在山崗上的那棵老樹上，這棵老樹經過了歲月的折磨，葉子在好久以前已經剝落得清光。只剩下好像鋼鐵鑄成的枝幹。

風箏，高高地掛在枯枝上；於是，這風箏的小主人，便跳跳蹦蹦地走到老樹下，張着小嘴，眼巴巴地瞪視着，却又提不起勇氣爬上去拿下，只好懷着一顆失望的心，依依不捨地離開心愛的風箏，朝向山崗背面的那條小徑歸去了。

人總是存着一顆好奇的心，尤其是孩童。起初，在這幽靜的山村裏，只有「肥仔清」和「瘦骨仙」兩人在放風箏的，後來，其他孩童便相應而起，只要是晴天，廣闊的天空上，經常都有三幾隻風箏，或高或低地在飄蕩着。他們在馬路旁、在草場上放着，神色是那麼悠然，又那麼歡欣。他們互相在競爭着，把玻璃線靠在其他風箏的邊旁，用力一拉，希望能把對方的線割斷，而做起「空中霸王」，真想不到他們童稚的心靈，也會存有這種好鬥而又好勝的心理……。

如今，一瞧到孩童們放風箏那種歡樂的表情，便觸景生情地追溯着已失去了的童年，和憧憬着未來，期望能與風箏一樣的飛得高聳與遼遠，但不願像風箏那樣纖弱，只要細小的線一斷，一切希望便成了泡影……。

鷹的故事

我愛聽血的故事，我也愛聽心靈的故事。但，愛聽故事的人不一定都會說故事；就像我一樣，也曾學說過故事；但，每一次總是失敗。

還好，當我失敗時，我又鼓起勇氣來想說出更多、更好聽、更動人的故事。如今，我要說的是鷹的故事：

象徵着英雄的是鷹，象徵着浴血沙場的戰士的是鷹。牠有的是銳利的鉤爪、閃亮的雙目，和穩健的飛翔力。當牠盤旋在藍天時，人們看了牠那豪邁的雄姿，怎不觸發起一連串有關牠的故事呢？……

住在山村的人們對鷹的印象是深刻的：我出生在山村，長大在山村，對於山村的一切都很熟悉。而且，也曾爲了一隻鷹而鬧到鄰居之間感情的分裂與衝突：

那是在遙遠的一段日子裏，我也記不清是哪天，哪一月，哪一年，我只記得我正在唸小學。

我是住在離K城五里左右的一個山村裏，和我鄰居的是一個目不識丁、舉動粗野的蠢漢。他姓胡名八，有妻有兒，他的大兒子阿牛仔，起初和我是頂要好的；我們不但是鄰居，而且還是同班。……

往往，事情的發生，是使人難以預料的：就在放學後的一個下午，阿牛仔約我到離山村不遠的果園打鳥去，我正中下懷，一口答應了。於是，我們便各帶護身寶「拉士滴」①騎上鐵馬，向着目的地奔馳。

這不知是上蒼的安排，抑是我們的命運好。第一隻被我們發現的便是鷹，牠悠閒地歇息在枯乾了的樹梢上。於是，我們便用「拉士滴」拼命的將石子往鷹停立的方向彈去，這隻名符其實的英雄，真是臨難不避。但，終於中石跌落在枯黃的草叢裏。……

這隻鷹到底死在誰的手中，也無從知曉。因此，我們之間爲了爭功績，便互相吵起來，甚至扭作一團相打起來。

日後，阿牛仔的父母便固執地禁止他和我在一塊玩，直到現在我們鄰居之間，就像築了一座又高又厚的牆。這牆呵！到什麼時候方能推毀。……

①見本書第三十五頁註解。

我編的故事又簡短又不動聽，如果讀者不嫌我囁嚅，我倒願意將另一個鷹的故事說個端詳。

有人說：讀地理的人，不懂得高加索山的是庸才；好文藝的人，不懂得高加索山的是蠢才。讀地理的應懂得高加索山的莊嚴壯麗；好文藝的應懂得高加索山的俘虜所受的刑罰是怎麼痛苦、難耐。

想起了高加索的俘虜，不由你不想起蜚聲國際的俄國詩人普希金，和鷹的故事。詩人筆下那善良的俘虜在受苦，而貪婪的鷹呵！却不息地和高加索山的上空盤旋，等待着俘虜死後，而啄食他的死屍。

鷹，你猙獰可惡的鷹呵！你別妄想吧！別在等待吧！你不看見一位姿容艷麗、體態苗條的少女對俘虜施予同情嗎？她每天陪在俘虜的身邊，用水滋潤了他的口和他的心。鷹！請你改變心腸放過他吧！他是受冤枉的呵！難道你要做陷害這俘虜的人的幫兇嗎？……

赤道邊緣的鷹，有的是英勇和正義，沒有猙獰的面孔，和貪婪的心。……朋友，你可曾知道生長在赤道邊緣的詩人是怎麼樣歌頌鷹呢？聽吧！

鷹呵！牠永遠是自由底化身。

在陽光下，

在風雨裏，

在雷鳴與閃電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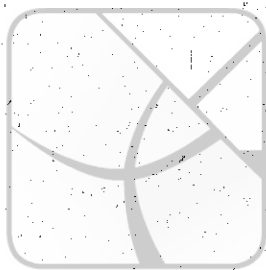
你可以看見，

黑色的翅膀，

在揮動着，

在海的那角，

在山的那邊



星的頌歌

要是有人問我在七月的夜裏，我最熱愛的是什麼？我會坦白地、直率地答道：呵，是星星，是那密密麻麻，閃閃燦燦的星星。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，我只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星星與我便發生了熱烈的、愛戀的感情。

有人說，愛幽靜、愛風雅的人最留戀星星。是的，這在我已是說得最透澈不過的了；我曾在星星底下編織着一個個使人聽了歡樂的愛情故事；對着星星訴說着多少英雄的悲壯事跡；和激昂的敘述着我對過去的緬懷，對現在的依戀，以及對未來的嚮往。

漂去了的日子像河水天天地流淌，我在澄清的河裏，看到了太陽追趕着月亮，月亮追趕着太陽；時光經年不息地交替代換。而我，這生長在赤道邊緣的孩子呵！我的童年雖已隨日子的河流消失。可是，今天我還懷着一顆愛星的心。

我不善於詞令，說不出滿口綺麗的話語來禮讚你。我的筆似乎生了鏽，寫不出使你感到驕傲興奮的詩章。但是，我有的是對你親切的心，不管你對我歡欣抑是憎恨，我還

是願在紙上一字字、一句句地填寫着對你頌揚的歌。可是，好幾次我想對着你高聲朗唱，我又怕你聽不慣我的沙啞的聲音。

每當在無星的夜晚，我想很多人一定會感到憂悵不快的吧！最少我就有這種感覺，這時我會感傷起來，使心靈浮起絲絲憂情愁緒；我對那恩愛的牛郎織女予以同情，爲什麼千千萬萬年來，他們每年只能見面一次？那短暫的會面，怎能彌補長久分離的痛苦？我思念起祖母逝世時，兩眼便蘊藏着晶瑩的淚；因爲小時祖母曾對我說過多少星星的故事。要是說夜永遠是使人恐懼的話，那並不見得吧！有星的夜晚該是多美麗可愛的呵！她不僅觸發你熱愛生活，珍惜青春；更使你抹去憂傷，帶來了幸福、希望。

呵！星星，在灰暗的日子裏，當我在精神上感到痛苦，或是對前途感到失望時，只有你——星星，才能鼓舞我、愛護我。因此，我寫不盡對你讚揚的頌歌，我更希望這頌歌能在你的懷裏唱個不歇不休。

在南大人工湖畔

我愛水波蕩漾的南大人工湖。

我帶着興奮愉快的心情來到了南大人工湖畔；人工湖也似乎在笑容可掬、懇懇懇懇地迎迓我的到來。在那人工湖畔，使我那寂寞的心湖滲透在人工湖裏。這時，人工湖變了，我也變了：人工湖變得更年青、更可愛了。而我變得更英勇、更倔強了。

人工湖，在遙遠的年代裏，沒有它既存的史蹟：因爲它還年青。可是，在未來的年代裏，人工湖會使人對它更留戀，更難忘：因爲它有優美的環境和優秀的兒女陪伴。

你呵，當年的馬來民族英雄——漢都亞。你那英武的氣概和偉大的戰功，感動了多少熱愛祖國的兒女。漢都亞，你是不朽的，你的英魂還活着。今天，在那人工湖畔，我彷彿還看見你的英魂飄來。你笑着；你笑着是因爲你對徘徊在湖畔的兒女們，寄以無限的希望，他們有着青春的活力、遠大的前程，和加緊學習的心。

朋友！請你不要暗暗地譏笑我，說我過份感情罷！你說，人工湖是這麼渺小，根本

看不上眼；你說，當你走下人工湖時，湖水還浸不過你的腳踝；你說，當你飢渴時，你要一口氣把湖水喝個乾涸。是的，朋友，你說得對。可是，你不會看到那潛伏在湖底的幽泉嗎？乾涸了它還會一滴一滴的流淌出來的，甚至，淹沒了你對它襲殞的話語。

在我的記憶裏，我似乎還迷迷糊糊地記得。童年時，我踏過祖國不少的土地。我看過大漠山的宏偉莊嚴，我看過洶湧澎湃、日夜奔流的霹靂河。同時，我也看過漣漪片片、景色旖旎的太平湖，以及那不大不小的無名湖。但是，這一切的自然景物都引不起我的愛戀。這算得什麼呢，自然界還有更多更美好的山崗、河流、湖澤。因此，我只愛上南大的人工湖。它有特質，它給我帶來了靈感，而且永遠不會枯竭——就像湖裏的泉水一樣。

我的學識淺薄，我寫不出更好的散文來讚揚人工湖。但，當我第一次遊人工湖畔之時，我却願意執起那生硬的筆，在白紙上寫上黑字，表露出我心裏所要說的話。

希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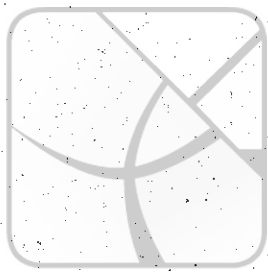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，不管是悠悠的白雲和遙遠的藍天；壯麗的青山和澎湃的江流，都充滿着與蘊藏着對我的希望。尤其在這南國的春天裏，我的希望會浮現得更顯明。可不是嗎？當黎明的時分，我站在「紅土山」上時，我迎着誘人的春風，和投進陽光的懷抱，我會比平日來得更清醒，更明瞭一切是非黑白。於是，我笑，我爽朗地笑了。笑聲，應和着噓噓的春風吹送，一陣接着一陣，蕩漾與迴旋在祖國的土地上。

祖國有廣闊的膠林和豐富的礦場；有肥沃的田野和美麗的河山。多少年來，我希望有一天能馳騁在祖國的土地上，使我在霹靂河岸上歌唱，唱出河水的汹涌與澎湃，唱出河岸上勞苦人們的生活；使我站在「金馬崙」的高崗上呼嘯，呼嘯出壓在心坎深處的話語。甚至，使我踏遍祖國每一分寸的土地，以表明我對土地的愛是怎樣的親切，怎樣的深沉。

這不是痴人說夢，也不是騷人的狂想；這是希望。爲了使我留下記憶的痕跡，於是，

我便帶了我的筆，寫着文章；即使是有困難，我還是要寫的，直到我倒下去那一天。

朋友，你是否也懷着偉大的希望。你希望飛黃騰達，抑是希望情場凱旋？你希望做個土地的歌手，抑是浪跡四方的遊子？抑是年幼的希望早日成長，年老的希望回復青春？



歌，歌手及其他

歌，充滿着歌聲的生活，才是美麗的生活；充滿着歌聲的人生，才是有意義的人生。因此，就有千千萬萬的人爭先恐後的在學唱歌，而我也是一千千萬萬中的一個。

我沒有圓滑婉轉的嗓子，我有的是嘶啞的聲浪，所以，我唱不出動人的、迷人的歌聲。但，爲了不至使生活趨向單調、平淡；爲了不至使遭受創傷的心永遠沉痛。於是，我迎着五月裏的陽光；迎着從幽谷裏吹來的山風；和迎着呼嘯着、震撼着膠林和椰林的暴風驟雨來歌唱出我個人的理想，和大衆的心聲。

不管是在和平或者動亂的年代與國度裏，有誰不愛歌唱？在和平的年代與國度裏，你歌唱生活、愛情與歡樂。在動亂的年代與國度裏，你歌唱出悲壯、憤恨與反抗。

一個沉默的人，他的理想並不沉默。他渴望愛情，他想做個和平、甚至動亂的年代與國度裏的歌手。於是，他在苦心孤詣的熬練嗓子，希望以歌來救活了自己，也救活了羣衆。

歌手，誰不羨慕？誰不嚮往？他雄赳赳的、氣昂昂的站在高崗上，唱出扣人心弦、使人熱血奔騰的音浪。呵！氣概多英勇！理想多磅礴！但，你可曾讀過如此散文，一個作家說：「一個真正的歌者，一定要不僅僅用他的嗓子歌唱，而是用他的全部生命去歌唱，用他的快樂、熱愛，或者憎恨、回憶，或者希望去歌唱。」爲了要實現歌手的慾望，只有從勞苦與練習中來，從勞苦與練習中去。

我說過，我是個醉心於歌唱的人，每個昏沉的夜裏，山村恬靜得使人心寒。又因近些日子來，每夜我都得嘗受着失眠的痛苦，我只得把失眠的痛苦和心靈的痛苦，寄托在歌聲裏；因此，我拿下了沾滿塵垢的「七弦琴」，輕輕地彈，低聲地唱。也不知道爲了什麼，我的手指已變得那麼生硬，已不及早日的敏捷。我的喉裏好像塞進一塊東西，聲音老是那麼低沉，甚至噴出了鮮紅的血絲。血絲呵！在暗淡的煤油燈下，映現出一個歌者的痛苦生涯。

當我失去愛情的時候，我的心是沉痛的，我的表情是萎靡不振的。但，有了歌，我便不會永遠悲傷。我對月自問：不值得留戀的人，我爲什麼要去留戀呢？不了解我的人，我爲什麼要把情苗廉價拍賣？爲了消除我心扉的沉痛，我只有在晴朗的早晨裏，靜靜地站在鑾河畔，唱一首「藍色的多瑙河」；在紅日西沉、彩霞滿天的黃昏裏，我在鑾

河畔的岩石上唱一首「羅累來」；在華燈初上、月明星稀的夜裏，我又在跨過鑾河的姻緣橋上唱一首「月光曲」，一天、一月、一年、十年，甚至永遠，我毫無間斷地唱着，直到月圓人也圓的時候。

從歌唱中，我明白了不少與歌有關的故事。朋友，你聽過流浪的吉卜賽人唱的流浪之歌嗎？你聽過北方草原那少數民族的游牧之歌嗎？你聽過印第安人，擡着獵物歸來，圍攏一起，在瘋狂的叫喊中，敲着獸皮大鼓唱着的凱旋歌嗎？

呵！朋友，你還有聽過樂聖「貝多芬」因創作「月光曲」而奠定了他在樂壇上的聲名底故事嗎？你有聽過音樂家蕭邦那壯麗而又悲涼的「波蘭舞曲」嗎？每一個音符，每一個旋律，都洋溢着對祖國、對土地的熱愛。

呵！如今又是樹膠花開的時節，它鼓舞人們熱愛青春，熱愛生活，而我又得重新編織出一首首幽雅動人的歌曲，在我那變調的琴弦上，跳盪着醉人的心曲。而且，我永遠希望着南方的歌，在南方歌手的口中謳唱，帶領着南方的人們，走向充滿着歌聲的國度裏。

遍地鮮花開

讓我和諸位說個平凡的童話，童話裏的國度不是「烏托邦」，不是「桃花源」，更不是「伊甸園」。它在亞洲的南端，狹長的分隔了南中國海和印度洋；國度裏住着許多不同的種族，不同膚色的子民；但他們都很善良，和藹共處，種族之間從不會有過糾紛，更不會有過鬥爭。

國度裏有着肥美的土地、美麗的山川、壯嚴的青山、令人依戀的湖澤，更有着廣闊蒼翠的膠林、帶有熱帶情調的椰林、和開不盡、挖不完的礦源。呵！國度裏還有着更多、更美好的一切，永遠享不完、用不盡。

我這個講述童話的人，就是這個國度的子民，我和這裏的許許多多兄弟姐妹們一樣，出生在這裏。長大在這裏。但各人的生活都不同：有的在歡樂的笑聲裏沉醉，有的在苦難的歲月裏擡不起頭；更有的表面歡樂而內心苦痛，有的表面苦痛而內心却歡樂。

我想一定有人問我，為什麼這童話裏的國度有着這麼優秀的環境，子民有的會歡

樂，有的會受苦？是歡樂的自私？還是受苦的不爭氣？這一切的問題我都不很清楚。只要你也是這國度裏的子民，當然你會找到滿意的答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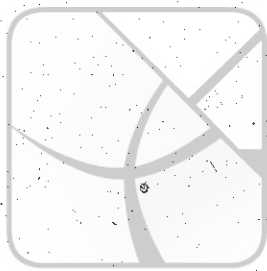
孩提時，祖母每次上街給我們兄弟姐妹買來了許多糖菓，她分配得很平均，誰多誰少我們從不埋怨。呵！這童話裏的國度可不一樣。它分配給它的子民的糖，有的很多，有的很少；甚至有的一粒也分不到。

呵！你這童話裏的國度，我的祖母年紀老了，眼花了。而你呵！祖國，你還很年青，爲什麼你竟分得這麼偏私？使多分的貪婪地笑了，笑少分的，甚至分不到的，爲什麼這麼笨？這麼傻？

我和許許多多的兄弟姊妹們都一樣：爲了生活的麪包，便得做生做死。我們兄弟負着生活的擔子，壓得喘不過氣，換來的代價比奴隸還不如。我們的姊妹被人蹂躪了，還被視爲淫娃蕩婦。呵！誰願意生活在看不見陽光的角落裏，誰願意把眼淚往肚裏吞？我想，只要是有靈魂的人都不願意吧！但爲了後一代，我們的難兄難弟就得受苦，我們的艱姊艱妹就得受辱。多少年來，我們一切都受夠了。

有人說，童話裏的世界都是美好的，找不到苦難和眼淚。爲什麼我講述的童話却使人們蹙着額、鎖着眉？呵！朋友，等待吧！國度裏的子民是不會永遠痛苦的，苦難的歲

月必定會過去。那時，在我們眼前將出現一個真正美好的國度，受盡苦難的子民將會流露出希望的微笑，國度裏將會看到遍地鮮花開。



後記

爲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？
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。

這是最愛我的兩句詩，這也許是我的感情過於豐富。一個感情豐富的人，他愛土地，愛人民，愛他認爲值得去愛的一切。

我是個赤道邊緣的孩子，我生長在赤道邊緣，我長大在赤道邊緣。而我最留戀的是伸展在赤道邊緣的那塊狹長的土地——馬來亞。這塊帶着熱帶風情的土地，對她養育的孩子也曾有過偏愛。在歡響着椰濤的椰林裏，在廣漠翠綠的膠林裏，在鐵船（採錫機械）震撼的錫礦場上，在霹靂河邊，在太平湖畔，在金馬崙山崗上，她對我訴說着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有的故事美得像童話，有的故事不知使我流了多少的眼淚。

有時，這使人親近的母親的土地，也曾叮囑我，叫我把她所講的故事說給兄弟姊妹

聽聽。我搖搖頭，表示口才不好。接着她又撿了一枝生鏽的筆交給我，叫我記下一個又一個的故事。我點點頭，表示願意試試。

幾年來，長長短短的故事倒記了不少。可是到今天一篇也不滿意，有三兩知己在鼓勵我、協助我，要我把所記的故事拿出來給大家讀讀。當時，我心裏頗難過，我太對不起母親的土地了。她對我說得這麼多，我只記了一點點，而且是那麼低劣、勉強。

自信近幾年來，和顏如玉小姐（指書本，因古語曾有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一句）的交情頗不壞，且常親親熱熱，卿卿我我。顏小姐學問淵博，精神上給我帶來了歡樂自不必說，智識上的得益更不淺。蒂落瓜熟，有一天我和顏小姐結婚了。不久，我們養下了一個孩子。請不要問這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。它的名字叫「山間鈴響情哥來」。這孩子是白白胖胖，抑是瘦瘦削削，讀者自有公評。

在此謹致謝爲這孩子接生的艾陽君、采人君，以及所有爲這孩子而麻煩過的人。同時我和顏小姐希望日後能養出更多白白胖胖的孩子。一笑。

赤揚

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
記於馬來亞居鑾實里拉籠。



Published
in
Hong Kong

. K. \$ 1.70
